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七

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案錢氏朔閏考是年辛巳

春正月壬戌朔改元依續長編通例補〔案李氏長編通例每一帝立之元年特書春正月某某朔改元其中闕復改元則不書茲據其例補之正月壬戌朔見下任伯雨疏及宋史本紀

丁丑命尚書右僕射曾布為大行皇太后山陵使紀事本末卷百三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正月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傍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方改元時方孟春月居正首日為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從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衡正而西散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陛

下以災異爲警戒不可不深思遠慮案九朝備要錄
任伯雨疏較此爲詳東都事略本傳云時欲建火星
觀以禳之伯雨不可日聖人修德以弭災未有祈禳
而消變李遽汴京遽贖志眷十四云建中元年正月
任伯雨上疏云臣聞天人之交不啻影響災祥之來
必有象類故格王先正厥事而聖人惟能畏天嘗聞
修德以弭災未有因祈禳而消變者也六經所畫百
世可却臣風聞近日內臣打量太乙宮側飭建火星
觀以禳赤氣之異臣始聞之中心不信亦既累日傳
者益眾臣爲諫官當救其源闇雖未詳敢不先事犬
馬之心誠不能已竊惟陛下即位以來災異屢降蓋
天之於人君猶父之於其子愛之深則敎之至數有
災異或者欲陛下戒懼以謹歷初之鬉陛下固宜小心
修德克己正事謹按諆範以五事配五福說者謂覬
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祥陛下當益廣聽明判
別賢佞攢憚網以信賞罰專威福以察功羿使皇明
赫赫事至必斷則乖異之象轉爲休祥昔太戊有桑
楮之妖高宗有鼎維之異皆能寅畏克正厥事成中
與之功延過歷之年未闇勞人費財留心土木也若
使修德之效不及祈禳則聖人六經何獨不載又或
祈壞有感修德不應則無私之上天顧可以私禱乎
陛下必若建此臣竊計其費不下萬金將取之有司
邪則帑藏空虛取之內庭邪則括刷已迫河北一路
物貴人饑前年至今流移滿道與其捐所急以事無

用孰若緩所用以惟所急如此則所費有名所惠成
德人人鼓舞天下相褒皆謂陛下損已便民道光前
古人心憤而天意得矣赤氣之異豈不轉而為祥哉
臣伏願陛下遠稽格王仰測天意畀之以心謹之於
事不泥世俗之諭羅去斬纔之
役則人情自孚上穹昭荅矣
叉云范納仁堯卩占遒表勸上清心寡慾約已便民
絶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讓邊事易逐言官辨
明宜仁誣謗畧曰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赫之憂
勤不顯皆權臣務怏其私忽非泰陵賓謂之當然上
問計痛悼諡日忠宣業此事李真十朝綱要輿之癸
亥宋史本紀藥之癸酉宋文鑑李之儀代范忠宣公
遺云云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義雖得之家
傳表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千饗敢患失以
營利蓋常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
以數于而微臣貧以事君學自治平權為御史繼逢
神考進列諫垣荏再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
擁節持棄守邊晚明宥畄之求再席鈞偽之寄遇事
輒發曾不顧身固時有為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
戒弗思禍嚳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葬年
瘴痛莪從山鬼遊忽遺眘聖臨朝首圖織四之介
舊物復官易地使宣恩而臣已不明無復仰贍
於舜日身猶可免能親奉於言豈事理之能諸
果神明之見畫未復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

空斷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運親藥石貪戀
歲時儻靡釋於沈迷或稍紂於報效今則育育已邁
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時永隔恐叩闕之靡及畢結
草以何為是以假漏偷生剝心濾懇庶皇慈之俯璽
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堇皇帝陛下
清心寡欲約已便民達孝道於精徹擴仁心於廣遠
深絕明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材
屏斥奇巧以學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遷事包容
狂直而無易遂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末明致保祐之
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賓謂之當然
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恐以聖恩而特敍尚使存歿
術汚瑕疵又安得解疆場之嚴空帑藏之積有城必
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驅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
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
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詞窮形留神
逝東部事昭范仲淹傳云純仁口占遺表命其門人
李之儀次第之純仁既卒祭京用事小人傳會言純
仁遺表子正平與李之儀撰造以爲非純仁意正平
與之儀皆下御史獄初蔡京欲結后戚故奏展向氏
墳事下開封正平為開封尉往按觀其地以民田不
可尊府以其言閒京坐曠金由此恨正
平故誣以罪後正乎遇赦歸遂不復仕
又云皇太后向氏崩追尊太妃陳氏爲欽
慈皇后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竝甲戌日

又云以趙挺之爲御史中丞時曾布與挺之俱在太
后陵下布論挺之建而紹述以合上意挺之自此擊
元祐舊臣不遣餘力讓國論一變矣〔案〕九朝備要云
時曾布爲皇太后山陵使挺之爲儀仗使東都事略
趙挺之傳云挺之除御史中丞言祖宗朝用侍從之
臣無內外輕重之異昔李嶠請選近臣分典大州而
章嗣立請先行本朝張知白爲從官亦乞分臺陽之
臣出守而知白因請自行顯稍增重外職且使近臣
少習治民江公望傳云建中靖國元年公望除左司
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同治放欠
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上登極
大赦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傾
天下之財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
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爲可信也患聞知之不博也
故聽以風聞雖事有不實闕無不言至若挾情肆誣
快私忿罔上聽陛下不可以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
論事每不合屢見言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
語有之官事私譬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
豈忠
臣乎
又云行入粟補官法〔案〕十朝綱要云己卯詔許河東
陝西路入粟授官自奉職借職太廟齋郎其直各有
差宋史范仲淹傳子純粹嘗論貢官之濫以爲國法
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

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於垂死不霑世恩其富民豪商損錢千萬則可任三子竊為朝廷惜之疏上不報東都事略王覿傳云覿謂理財之本在節儉書上疏論之時朝廷以邊計不足鬻爵覿力言其弊以為今無窮之費正在西陲冀其行鬻爵之權不若損費

二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壬辰朔甲寅右司諫陳祐言通議大夫知揚州林希於紹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至有老姦擅國之語陛下頃聞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所撰告皆出於先朝大抵姦臣毀敗善類事成則攄己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為責人之名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為死節之義黨附權要不一二年間致位樞近其於謀身不得謂之拙託

名王言多所擠陷以誤先朝之事其於為國不得謂之
忠又曰陛下以禮進退大臣務存國體希備位執政乃
不知隆君親謹名分一不快意忿躁不平之氣溢於謝
章慢上不敬略無畏懼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伏望省覽
希章與臣所言特賜指揮重行降黜詔貶林希知舒州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此節據東都事略陳祐傳載正紀事本末文字多譌目闕於紹聖初至歸過於君至加八十八字文義未明）

右司諫陳祐檢會侍御史陳次升言朝散
大夫知隨州張商英姦邪凶險猖狂妄作紹聖初備位
諫官不圖報國乃與宰相章惇結為死黨詆誣忠良陷
害善類而又與百姓蓋漸增改詞狀要在中傷大臣既
令蓋漸論訴而商英肆行彈擊天下不容惡醜計自彰
卒以得罪哲宗洞照其情必欲終棄每有進擬屢卻不

用而悖出死力維持久而遂玷從列小人得路排陷允多近者朝廷欲懲姦惡聊示薄責公議尚未厭服商英曾不自訟到任謝表又肆詆誣以文己過冀惑天聽詔降商英爲朝奉大夫商英隨州謝表云哲宗即位太母受遺承六葉之美成丁酉年之全盛四夷畏服兆姓阜康法度修明府庫充實守而勿失安所紛更只緣用事之臣自是專門之學累年懷蓄一旦吐伸揭簿差徭雕蟲考試回河東注割地西還汲引交遊羅列臺省抨彈雲上議論日新異同既繁威福隨繫其始也止於併罷使者其究也至於流極大臣闕開羅織之端造成報復之釁哲宗皇帝久居保祐備察細微登用謀臣究治謗語一麾汝海坐窮兵黷武之譏萬里英州下醜正欺愚

之令於是四方響應衆口雷同政府分閱封章史館推求筆削退朝聚議造膝進呈自嗟識性之愚蒙每被彈流之忌膈還朝既晚在職不多故始逐垂簾之臣未嘗干豫終行過嶺之責亦罔聞知區區曾效於涓埃一一可推於歲月其言無忌憚類此紹聖初章惇坐言者十九章責司馬光等言者八人而商英凡六章比他人特多蓋商英實惇死黨今乃以迹疏交淺無所干預爲辭故次升劾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宋史陳次升傳徽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甯不及劾張商英事

劉摯諸子護喪還鄉里（案）元符三年二月詔劉摯許歸葬子許敘復嗣子跂徑伏闕下投登聞匭上疏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今韓丞相忠彥及曾丞相布許中書將皆取實封案牘開

視知其謬妄明白如此二十五日（案是月之丙辰）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四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殁後誣謗所坐皆得釋（續長編卷四百九十注案宋文鑑卷七十一劉跂謝昭雪表云投畀讒人已悟告言之妄論除詔令更申論坐之寃沒而有知死且不朽竊以前世論事下敢告之章法家原情著反坐之律未聞私書謬悠之謗可致公朝夷誠之刑豺彼無艮遺爲不令因黨友之尺牘形閭巷之有辭引鷹揚尙父之言誦高貴鄉公之語靡斷瑩鄙惟幸誣誣既內僕於不根又陰虞於後患講其付火圄絕意於上聞託以屏人復何施於參驗不攻自破欲藩而彰巧誰謂其如簣市共知於無虎雖毀者挾怨必以惡聲而小人乘危遂爲奇貨密騰舊札歷遺眾仇險不晉於山川食無餘於犬錢逮從吏訊幾誤國章意所株連人以股栗浩有凍山之勢炭如累卯之危賴先帝照囑之明察權臣吞嗟之患特迂清問少緩嚴科然而先臣諸孤終以屏廢闔門百口畚復幽囚繫癉擒者十喪隸臣妄者三歲無罪且至於如此大殺亦何以復加會上聖之龍飛破羣疑而冰釋譴累所逮訴告必申悼前日之禍機嗟何可及挂有司之罪籍名或未除用再懲於肺肝敢上塵於旅扆理無雜者宜靡悼於敢爲事已灼然遂悉從於讎正此蓋

皇帝陛下乾行以健離麗而明體大舜聖識之方廣有唐辨謗之略孤忠素節事已白於九原弱子幼孫誓各堅於一死微生何異洪造難酬宋史劉摯傳云跂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

丁巳詔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先是左正言任伯雨案宋史本傳左作右諫東都事略亦作作左言自哲宗皇帝疾勢彌留中外洶懼惇爲宰相自當引天下大義乞立陛下爲皇太弟以繫人心以安國勢持危扶顛輔弼之任惇懷異意減不加恤及至陛下即位尚敢簾前公肆異議逆天咈人輕亂名分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矯蹇固位久不忍去人言交攻僅乞外補伏願早正兩觀之誅或從矜容乞投海外案東都事略任伯雨傳云伯雨又言天下國家莫大名分法若不嚴禍起不測幸而太后聖明睿策先定折其姦謀向使惇計得行不知置陛下太后於何地陛下貸惇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生覬覦之心長姦邪之志危疑之

幾不可勝防矣八上惇貶雷州章又具大事六件一蔡卞以宣仁有廢
立之意乞追廢爲庶人一紹聖已來竄逐臣僚並是蔡
卞誣罔一宮中厭勝事作蔡卞乞掖庭置獄只差內官
推治一編排元祐臣僚章疏乃蔡卞議與蹇序辰自編
排惇卽奉行（案宋史蔡京傳云萋菲語言被罪者數千八）一鄒浩以言事得
罪卞惇執奏乞治浩親故送行之罪一蹇序辰首建看詳
訴理之議安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迫之以此惇卽
日差官置局（案宋史蔡京傳云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此皆蔡卞謀之章
惇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惇雖凶很每爲制
服執政七年門生故吏遍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
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
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惇既竄雷州而

卞居池州如故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編年通鑑云
任伯雨累疏言陛下即位時章惇廢前
異議乞正典刑蓋言端王濆子爾遂貶雷州司戶自雷
三移睦越湖州崇寓四年卒初轍責雷州不許占官舍
遂儆民屋而惇只爲强尊民居下州追民究治及惇責
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忝相幾破家令
不可也宋文鑑載任伯雨疏云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
蔡卞述國周上脅持哲宗以不孝之名追權哲宗以不
刑之實衷哲宗使怒惑哲宗使疑誘毀宣仁聖烈保祐
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哲宗挾
天子以害忠艮肆畀説以危神器自古姦臣爲害無甚
於此去年上封事數干人人乞斬惇卞天下之議只此
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
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六件如後一元祐六年哲宗
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
官劉安世等連上章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
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論是外家高氏所龕安
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爲宣仁有廢立
之意乞追廢爲庶人一自紹聖以來竄遂臣僚應哲宗
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誣周先於哲宗前密啟進
入劉予哲宗依劉子上語言批出至令劄子見在一紹
聖三年宮中厭跡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召
禮官法官共治之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
乞被庭置獄只差丙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勸若非蔡

卞建議哲宗未必廢元祐皇后一編排元祐中臣僚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排惇不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卽奉行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卽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詆譏故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一蹇序辰乃卞死黨首建看詳理訴之議安惇助之章惇遷疑未許卞卽以相公二心之言迪之以此惇卽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機縮天惇雖凶很每爲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僞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人人備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驟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甯負陛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州人情之數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墳證於此可見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衞旱伐邢而得雨今惇卞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卞惡伏乞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荅上天蒙氣之證候正惇卞典刑之日乞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開采聽若人人不相慶臣甘伏罔上之罪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二月以呂希純知瀛州時賢士大夫經紹聖貶責者稍稍還朝曾布忌希純故出

之（案宋史呂公著傳徽宗聞希純名數稱之嘗布忌希純因其請觀未及見亟以疾遽趣遣之徙改穎州又云丙酉（案宋史本紀丙申日）

三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壬戌朔）

癸亥檢校司徒鎮南軍節度使知杭州呂惠卿為觀文殿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呂惠卿引年乞致仕而有是命（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宋史范仲淹傳呂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嘗存國體故有此觀文殿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之命）

戊寅承議郎知無為軍陳瓘為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官（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丙戌（案續長編卷四百十九論公使錢事注云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可考今文已佚無可考矣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棄湟州案東都事略本紀於元符三年末書是歲以湟廓鄯三州歸於青唐誤棄鄯州見於元符三年四月棄湟州當在是年三月丁丑十朝綱要九朝備要及宋史本紀可據宋編年通

諸書此事於二月之末蓋上脫三月字也今正十朝
綱要云三月丁丑詔河西節度使趙懷德知湟州其
湟州守臣官吏將佐悉追還九朝備要云時既棄鄙
州於是大酋豁巴溫迎懷德之弟谿賒羅撒入居之
言者又論知湟州王厚首建開邊之策及盜青唐物
上不欲竟其事姊從薄責而知河州姝雄又奏諸番
恐聽等入骨偪密院請斬瞎以謝一方時議者又多
請兼湟州朝廷問妹雄以棄守利害雄遣部將陳適
諭意於知湟州置秀秀以爲可棄無疑朝廷委雄措
置湟命秀將湟州兵由京王關以歸統制官劉价命
居民商族由安鄉關以歸遂以湟州界趙懷德而瞎
征與懷德俱還湟州於是懷德與谿巴溫谿賒羅撒
合追咎瞎征先降瞎征不安求
內徒詔瞎征居鄧州未幾卒
又云解任伯兩言職案宋編年通鑑繫此事於二月
令據十朝綱要九朝備要通鑑續編諸書改正十朝
綱要云丙戌任伯兩知議州伯兩居言職僅半載所
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亂關宗廟宮禁者細故不
論曾布方用事伯兩課擊之布覺乃先罷伯兩言職
通鑑續編云稱給事中任伯兩欲劫布布覺從爲度
支員外郎二書所言不同考宋史本傳云布覺之從
爲度支員外郎尋知議州東都事略本傳云時謙欲
西北專用武臣典郝伯兩謂李林兩在相位惡儒臣
以邊功入相遂奏乞用武臣其後致祿山之亂此何

以異也父論邊帥生事失與國心乞棄湟鄯之地以安邊息民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交結內侍伯雨極論其罪又論堂除猥侵史部員闕內降寖多或恐詐傳敎命引漢唐季世鴻都置爵墨敕斜封以為戒王覿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係宰相監修今中丞爲屬恐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覿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覿為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為人遷官也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為諫官僅半載上一百八疏號戇草云

四月【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是月辛卯朔壬寅曾布以將出使留對因言衆論皆以為臣出使之後必有合謀并力為傾搖之計者願陛下察之上曰渠輩待人如此豈有此理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案】先是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曾肇轉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勤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名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嘗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怨失職讟不得伸此宜反復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

然順績事見宋史曾肇傳又案元符三年日食四月胡下求直言詔爲曾肇所草此年日又食四月朔下貢弱詔爲王觀所草宋史王觀傳云日食四月朔詔下貴躬詔觀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孝相去之乃力詩外任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又云復宗學案續長編四百八十六禮部言故相蔡確屢乞以舊宗子學爲賜第從之原注云韓國元年四月九日可考卽指此也四月辛卯朔越九日已亥十朝襯要云已亥復置宗學可證編年備要云元祐六年詔置未及成以賜蔡確至是復置

五月案宋史本紀是月辛酉朔己巳大行皇帝乳母竇氏復魏國夫人陳氏復郡夫人白氏敘封司字馬氏敘封典字以責降逾年故也王氏韓氏不見敘復續長編卷五百二十注

丙戌朝請郎梁寬言紹聖之初姦臣特進是時不惟朝廷之士革面迎合雖田野書生亦懷觀望捭闔之術舉人畢漸廷試對策其心本欲附會時流以窺上第其閒

言語不顧輕重有傷事體傳播四夷所損不細又如紹聖之際方天若對策其間以不誅南竄大臣家屬爲恨以不沒元祐公相家貲爲惜天若閩中匹夫於元祐大臣公卿有何宿憾時以蔡卞用事正持威柄方務傾覆大臣既欲行其妻父素志又欲復其平日私讎天若者蔡京之門人蔡卞之飛走也鷹犬效力僕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云云伏見將來科詔不遠欲乞下禮部每遇廷試戒約舉人立爲法式不得狂妄不答所問有違此者罪在考官然後罷黜此流所貴少厚風俗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五月朔大雨雹（案宋史本紀辛酉朔）又云葬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祔永裕陵（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並丙寅日）

六月（案宋史本紀是月庚寅朔）甲辰右司諫陳祐通判滁州祐累章

劾右僕射曾布自山陵還不乞出且言山陵使從來號爲凶相治平中韓琦元豐中王珪不去其後有臣子不忍言者又言布有當去者三一自山陵還二虞主不在腰輿而行禮重於陷大升轝其罪浮於章惇三不當先與屬官推恩布之未還祐已上兩章及祔廟又連上數章皆留中祐遂繳申三省布乃具牓子不復朝參而祐有是命制詞略曰觀望以言意在推引豈不失朕用汝之本旨乎（案宋編年通鑑云右司諫陳祐前後七章論曾布不從罷言職通判滁州）翌日布宣押視事先是布以劄子論邊事其一乞修葺新邊城守備及墾闢新田其翌日癸卯上作兩御批付三省樞密院又翌日進呈遂依已得指揮行下是日上以諭布謝曰論事每承聽納臣雖糜隕何以報稱布察上甚悅

因及祐章且曰上下合謀并力其爲傾搖之舉意謂萬全然不知聖意不可奪也臣自出使時已聞此謀然臣不敢恤臣若引前日山陵使求去此乃臣子所不忍言祐意在逐臣不復顧忌諱其言幾若咒詛上曰語誠類咒詛布曰聖德仁厚無不涵容以此言之則何可勝誅又言衆人謀欲逐臣聚其黨與復行元祐之政則更不由陛下聖意不回也（案或知由字疑）上曰安有是理若更用蘇軾轍爲相則神宗法度無可言者又言岑象求輩揚言云軾轍不相則不已當并逐之後兩日左諫議大夫陳次升對有劄子救祐（案去年陳祐除右正言次升奏彈見讜論集）上不顧亦不肯留劄子次升乃自袖去而右司諫江公望對請祐責詞所謂觀望推引之語上曰欲逐曾布引李清臣

為相且曰如此何可容旦夕當逐之又云曾布安可去

案可去二字依九朝備要校正原本誤司夫公望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

言官逐七諫臣非天下所期望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

職也豈可便謂有他意哉案十朝綱要云公望因抗疏論立繼述分元祐起稱亂之源言甚怨切

先是曾布甚惡李清臣不附己數使人諷公望

能一言清臣即以諫議大夫相處而公望所言乃如此

案九朝備要云先是陳祐因進對上謂曰凡有公事宜與江公望議論可乃來祐見公望公望曰惕前一甄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敢天中不欵君下不駁心則可免戾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可附會祐他日為上誦之上以為名言宋史江公望傳云內苑稍蓄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他日入對帝曰已縱遺之矣惟一白鷴畜之久帝以柱杖逐之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府吏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宋文鑑卷六十二載其疏略云臣訪問蔡王府吏相告有不順之語浸淫恐及蔡邸開封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駭汗流浹蓋親隙不可開隙開則言可離貳疑迹不可顯迹顯則事難磨

陂陛下之得天下天下歸之也章惇嘗簾前持異議已有隙迹矣蔡王出於無心年尚幼少未達稱亂之萌故悟不以爲惇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詆矣恩意嫌籍歡然不失兄弟之情矣伏望陛下勿以竊味無根之言加諸至成骨月之開而志大舜親愛之道來宋史本傳所言數事十朝綱要竝書於七月云戊辰公望坐論蔡王獄事罷言職知淮陽軍

其後彭汝霖以論罷清臣得諫議大夫云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此據呂本中墓誌增入清臣罷在十六日案清臣罷在十月癸巳原注十六日有字謨宋史陳祐傳以祐論章惇蔡京蔡卞都臨鄧洵武悖旨通判滁州蓋因後蔡卞乞貶任伯雨等祐在數中遂云爾其實祐之鑒爲劾曾布當以此文爲正宋史傳課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六月棄禧觀火又云范純禮剛正數以言事忤上意而曾布憚之遂出知潁昌府案東都事略本紀純禮於元符三年十一月辛卯爲尚書右丞其罷在是年六月戊午通黨續編云時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於帝曰遭者朝廷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困善吏排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新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依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行不得志故挾此藉口其心豈恤國事直欲

快私忿以售其姦也編年備要云純禮又言自古天下治亂顧用人何如耳今略陳祖宗用人之要呂餘慶有才行太祖自員郎擢爲諫議大夫王禹偁有文學太宗自大理評事擢爲直史館張知白屢上書言事眞宗自河陽判官擢爲右正言遂大用夫人君欲得魁傑之才必出於非次之擢用若惟待輔臣薦舉左右列論其聞有孤寒寡援正直是守者則終身冥晦雖有忠亦報國之心何由而見之純禮剛正數以言事忤上意而曾不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都承旨范右丞不可先是詵嘗求爲承旨欽聖爲詵浮薄遂以命王師約布妄言出於純禮以激怒詵詵信而恨之會詵館伴遼使稱純禮押宴席閒語犯御名爲中丞趙挺之諫議陳次升所劾惟諫官江公望屬明純禮無過而純禮不復辨遂出知穎昌府自此韓忠彥之客相繼族逐矣

七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庚申朔壬戌上因言元祐中詆毀先朝政事人多不詳姓名可悉錄來又言人才在外有可用者亦具名進入又言張商英莫亦可使否布曰陛下欲持平用中破黨人之論以調一天下孰敢以爲不然而偏

見異論之人各私其黨又有報復怨仇之意紛紛不已
致聖意厭惡此誠可罪然元祐紹聖兩黨皆不可偏用
臣竊聞江公望嘗為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軾轍
右不可用京卞(宋)東部事略江公望傳公望除左司諫上疏曰哲宗固孝於神考矣持紹述之論牢不可破輔攻非其人以媚於已寫同忠於君為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議不倖時事必指為僭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威動人主故民力困竭國用匱追天下為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甯元豐培養之餘遺紹聖竄逐之後彫疎零落所餘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陰私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黷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也有對則諍興諍興則黨朋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爾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舊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關此言陛下欲渝此言其如皇天后土何
緣此等人在朝決不免懷私
挾怨互相仇害則天下士類為之不安士類不安則朝
廷亦不安矣願陛下深思熟計無使此兩黨得志則和

平安靜天下無事陛下垂拱而治矣上領之而已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曾肇嘗以書責布曰兄與惇卞異趨衆所共知紹聖元符間惇卞有可以擠兄者無所不爲亦衆所共知使其得志未必肯舍兄就令兄肯與之解仇彼必不信亦必不聽然則不獨宗社生靈善人君子罹其患害曾氏之禍必不在衆人之後矣兄方當國得君(案)備要此下有王宜二字當據補引用善人扶助正道使小人道消邪說不作以杜絕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世所謂善人端士者相繼去朝其在內者亦皆置之閑地惜惜無氣而所進用以爲輔臣從官臺諫者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今日兄勢方盛彼固不敢言及惇卞一旦兄勢稍不如今日之盛彼固不肯引元祐人及世所謂善人端士者則

必首引惇卞自爲固位之計人主平日所聞皆毀訾元祐人之言而世所謂善人端士又未必盡知則其勢不得不用惇卞惇卞果至未暇郵其他曾氏之禍其可逃哉思之可爲寒心可爲痛心可爲慟哭不知彼（案彼字衍文備要無此字）亦曾思之否布答筆曰上踐祚之初深知前日之敝故盡收元祐竄斥之人逐紹聖之挾怨不逞者欲破朋黨之論泯異同之迹以調一士類而元祐之人持偏如故凡論議於上前無非譽元祐而非熙甯元豐欲一切爲元祐之政不顧先朝之逆順不郵人主之從違必欲回奪上意使舍熙豐而從元祐以遂其私志致上意憤鬱日厭元祐之黨乃復歸咎於布合謀并力詭變百出必欲逐之而後已上意益以不平又曰布自熙甯立

朝以至今日時事屢變惟其不雷同熙甯元豐之人故免元祐之禍惟其不附會元祐故免紹聖之中傷坐視兩黨之人反覆受禍而獨泰然自若其自處亦必有義理以至處今日風波之中毅然中立每自謂存心無愧於天無負於人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使此言不足信則已若果有此理元祐及惇卞之黨亦何能加禍於我哉恐未至貽家族之禍爲祖考之辱而累及親友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案）東都事略曾肇曾布曾肇皆致堯之孫也宋史曾肇傳云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年備要云時曾肇從知應天府編

丁卯著作郎陳瓘爲右司員外郎瓘力辭實錄檢討官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癸未三省奏事訖曾布獨留極陳元祐紹聖兩黨姦惡

皆不可令得志使軾轍京卞在朝則更相報復無有窮
已天下無安靜之理兼人亦不知威福在人主但宰相
一易則非其黨類皆受禍矣如此豈朝廷之福上深嘉
納曰卿自來議論平允布因言貶責之人但可復職賓
之名藩巨鎮無所不可但不可在朝廷耳蓋在下之人
不安則朝廷不安非持平用中之意也上尤稱愜因具
內外之材可稱者數十輩以聞并具詆訾先朝紹聖元
符不許敘復人姓名進入布又言祖宗時異論之人未
嘗深貶責自元祐紹聖更相報怨而朋黨之禍成矣此
不可不戒也退至都堂爲同列言上意本欲持平用中
破朋黨之論以調一中外此人臣所當將順況如此最
不用力但內不作威獄外不興兵革使天下和平安靜

日以無事則太平之象也衆莫以爲不然陸佃歎曰如

此則天下無事眞太平之效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案元符三年召

陸佃爲禮部侍郎卽上疏言調和元祐紹聖之人與布同意其疏附載元符三年十月己未東都事略徐勣傳元時布主紹述之說徽宗以問勣勣曰陛下之意得非欲兩存乎徽宗曰然勣曰天下之事有是有非朝廷之人有忠有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安燾罷燾將請去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皆持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讎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竝爲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朝廷計也當熙甯元豐閒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庫竭倉稟以供開邊之費願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之積早計而預圖之則天下幸甚遂自知樞密院出知河陽府案東都事略本紀安燾於七月丙戌罷宋編年通鑑書於六月之末蓋安燾上脫去七月二字也今據東都事略宋史諸書正之又案此文刪節未全九朝備要載燾原文爲朝廷計也之下云夫聽言之道必以事觀臣不敢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爲證不知果爲紹述邪非邪富熙甯元豐閒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至小邑所積見錢穀粟

不下一二十萬自紹聖元年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
供開邊之費大臣用之以為悉延固寵之計故罹無
見權吏無月俸公私罄竭末有甚於今日而反謂紹
述豈不厚誣哉今夷狄之情難測水早之變不嘗又
應盜賊潛謀承閒稱發驕陛下罷無益之人厚公私
之積早計而須圖之無使師偏辭以為身謀者得行
其說則天下幸甚又論東京禀鋤之禍曆未近習
之虔今皆有其漸履霜堅冰不可不戒其言甚切
又云蘇軾卒於常州吳甚之人皆吝嗟出㴑軾與善
詆惡蓋其天性見義勇為不願其害用此數困終不
以為悔乾道開詔
贈太師謚曰文忠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七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八

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八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朔壬寅）壬子先是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其言曰臣聞神宗有為之敘始於修政事政事立而財用足財用足而根本固此國家萬世之利而今日所當繼述者也臣近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裁減吏員冗費以防加賦之漸為久遠慮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計正以乏財為患西邊雖已罷兵費用不可卒補遂至於耗根本之財壞神考之政加賦之漸兆於此矣臣昨守無為奉行詔令竊見一年之內連下五敕而天下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運之於西邊（案九朝編年備要云瓘所奏五敕帖黃云朝廷應副邊事虛內事外非一日也故五敕之

所取雖有別用之處然前後相因以致匱乏至於今日
逮耗天下根本之財者初綠邊事也一元符三年九月
敕府界諸路見管坊場錢留出本路一年合支外將歲
數留一半準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一上京一其國十
一月敕起發見管常平免役錢卯前發一建中請上元
年二月敕詣路提舉司將見在抵當敕錢並起發其十
一其又三月文起發諸路量錢酒依息當指揮一一年
三月起敕許　卩亻錢內發一半充抵平糴本餘其半
計置年發上京兒挪往三路添助常常糴本文日自元
豐七以以常平等積賸錢補助邊費平取二百萬緡爲
額只民三年為明蓋不欲多費天下歲財以助邊用神
考受旦之意可錯保矣豈宜取三十民問根本蓄藏之
物一東大違成憲而偏用於一方乎年邊財匱竭則必
取諸矣南東南債驗之物今於無事西時既巧取而遍
用之後或東南有京外之患又將取之何地乎又曰五
敕之錫其年五月又降一敕以廣西之一百萬買和預
買納其其文日人戶顯請價錢若於錢例外支散可以
接濟須貫則人戶不顧也且以無爲年言之民間貫絹
一匹年用一貫四五百文足人戶請軍乎錢一買文省
今於之例外創添支散之數此乃衆常之術臣恐自此
一敕之後相糴無已又況侵削十路斂姓只得絹一百
萬匹未足以充陝西三兩月之費此百神考接濟之法
乎㊟徵宗五敕祇見於堆奏帖黃五月之敕亦見於文
斷適考卷二十云尙書省言預買錢多人石顯請比歲

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賸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糴兩計綱赴京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爲苦何謂願請今復創增雖名濟之實聚斂之術隳先政於罷兵之後資國計於冗費之餘譬如決江河之大防蓄溝澮之小潤非曰無涓涓之助何以補湯湯之流大違神考之心殊乖繼述之義臣職事所及理不可默今撰到國用須知一本奏聞又進日錄辨曰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對紫宸殿奏劄子云臣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也自紹聖再修神考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錄政記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臣下故臣願詔史官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蒙批付三省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

官請以日錄降付史院者今爲宰相故也臣位下人微輕議大典誠以宗廟至重義不敢默蓋惟神宗皇帝體道用極憲天有爲自得師臣授以政柄雖尹暨湯咸有一德無以復與而嘉謀嘉猷實出我后以言乎經術則微言奧義皆自得之以言乎政事則改法就功取成於心是則神考之獨志而安石之所以歸美者也用事之臣鬬於此理託奉宗廟獨尊安石假紹述於詔令寓好惡於刑賞至於纂記私言如嗣考事遂使密贊之語宣揚於外而一朝大典祖述故事但專美於人臣不歸德於我后淩壓宗廟以植其私事之乖謬莫大於此豈惟負神考在天之靈抑亦失安石事君之意臣所以惓惓而不能已也因以所見撰成日錄辨一篇具狀奏聞探

朝綱要云十月乙巳以左正言范致虛言詔前降修實錄參取元祐及陳瓘乞刪除王安石日錄等指揮勿行仍詔實錄院以朱墨本進案朱墨本者紹聖刪別修去取之事也在元祐所修則於墨本上以雌黃塗之謂之墨本入紹聖所修則以朱修之謂之朱本是日瓘與左司員外郎朱彥周謁左僕射曾布於都堂以書責布曰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也然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又曰熙甯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他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將何以爲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又曰閣下

於璀有薦進之恩璀不敢負是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之言冀有補於閣下若閣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布讀璀書大怒已而笑謂璀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亦不校璀以日錄辨及國用須知納布而出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家括珂程史藏璀全文云璀閻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閻過則喜所以為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百世之師故日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禧及天下聞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然謂聞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錄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闕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此二者天下所其知而聖主不得闔其說蒙蔽之患就大於此璀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閤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贅宗廟書可見矣璀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為奉行朝廷認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比緣鄙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日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閤下試一讀之勤所謂緣邊費而褒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閻下乃違志壞事以為繼述自令日已往其效衛見

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效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甫條剛可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擧朝公鄉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令問下此擅政柄首壞先烈滿縫建蔽人未敢義他日主上因此時事以繼述之事之於問亦不下將何以爲對當邊之事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帥閣得高枝而臥也且雖竭費外則帥臣則宰相也不知一方之由而已乎此庫之財而傾內不可責活至於宰術之任則異因務豈可以知天之置竭而璀不息竭壞政言此竭蒙閣下欲辭其過可乎閤比緣事閤之官事矣書省爲道揆地璀謂三下此失三長官之蔽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陽公之豈宰所得預尚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而揆月乃道疆之應守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數千豈畏謂固日乎寵思危今天下早蝗方閣方里變作心變懼亦費裒敗圖用耗竭而下於璀且爲道之體可邊居寵而不思危矣閣下之有進忍不敢負謂以論吉凶之理獻先甲日言冀補閣若閣下是察其心而不不受則今之事有之下也不不不在璀與不察在閣下言薦恩可負負負得而拒之乎璀年九月君以高下各與其孰所以察而主去外家也三天章皆也知志朝來慈尊人而抑得牽復欽日封乞奏東後知意開悟則璀子孝主人聖見察被毀璀知忠言之有補毋慈欽聖納臣孤盡忠欽聖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

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胥持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倡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閤下未許其去者周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諭也主上念欽聖勅宗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勸之恩至深至厚瓘欲禪所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媿於外家一身之安亟發畏以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閤下也閤下求恩而三瓘不敢供要職重取頃言又不忍戮戮而未惟闕下留聽幸甚岳珂日前替尊堯集表蓍與此克見始未誓訣立儒不厭駿書

癸丑瓘又錄所上布書及日錄辨國用須知具狀申三省曰昨詣尚書省校書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瓘所論爲元祐臣見淺聞之說兼言天下未嘗乏才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乞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得竄黜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又百三十

甲寅三省進呈上顧曾布曰如此報恩地邪布曰本不欲喋喋然理有當陳者不敢已臣紹聖初在史院不及

兩月以元祐所修實錄凡司馬光日記雜錄或得之傳聞或得之賓客所記之事鮮不徧載而王安石有日錄皆當日君臣對面反覆之語乞取付史院照對編修此乃至公之論其後紹聖重修實錄數年乃成書臣蓋未嘗見當日修書乃章惇蔡京今日提舉史院乃韓忠彥而瓘以爲臣尊私史壓宗廟不審何謂也神宗理財雖累歲用兵而所至府庫充積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倉庫爲之一空乃以臣壞三十年根本之計恐未公也上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偏今日如何布愧謝而韓忠彥等皆言瓘必欲去當與一郡布曰臣本不與之校朝廷優容無所不可遂以瓘知泰州上令責瓘忠彥及陸佃皆曰瓘之言誠過當若

責璀則璀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璀乃以璀知泰州布始欲璀附己使人諭意將大用之璀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爲我書且曰郊恩不遠恐失與汝官奈何正彙再拜願得書璀喜明日持以見布布果大怒遂有海甯之命先是璀以都司權給事中爲禮部侍郎一日以簡抵璀曰早見貴人公即貴矣故璀語正彙云爾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編年通鑑云璀奏言臣嘗乞削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令爲宰相故也不報時璀兼權給事中曾布將薦之即眞或以告璀璀曰吾與布議事不合若受其薦進而復爾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媿矣至是璀語政事堂以書見布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遷貴而懷先政此二者兩下之過也布謂璀所論爲元祐單見淺聞之說璀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罪遂出知泰州中書舍人鄭浩奏璀素以聲聞推重一時今到都司曾未逾月遽

令出外恐非所示天下而慰公議也伏望收還新命以全朝廷待士之體所有錄黃未敢發書行下不從右諫議大夫陳次升亦言璀首蒙進擢搢紳之間咸以為賀今聞璀以宰屬議論不合因此罷去審如所傳不惟有遺人材亦慮有失人望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纂宋史陳次升傳徽宗立召爲侍御史遷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甯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劾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然他所言曾肇王覩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謹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曰宋史云云門斥之見也

是月邢恕申實錄院狀云恕爲御史中丞爲章惇所擠與同知樞密院事林希皆以本官罷職恕遂出知汝州數月移知南京時哲宗亦徐知希與恕俱罷希有罪名

而恕無明白罪名惇恐恕復用即檢尋出恕元祐初因罷中書舍人責知陶州日曾於簾箔有疏自辯然口中固未嘗聽責命遂下其後再責永州監當首尾九年皆在謫籍並因國事即不緣私而惇悉置不論至元符元年冬乃取下三年前章疏抉摘疑似上欺哲宗聖聽降恕三官責知南安軍章疏中止於自序數歷本末未嘗干及朝政乃具述神宗皇帝追惟遇臣疇昔之言察臣本末記其姓名乃復召還館閣又云至於神宗皇帝末年能察知臣以爲忠信遂除尚書省官則於責詞中並削去不言特著其熙甯初忤旨罷館職之言以巧相詆誣恕時以簾箔未相知恐以爲前此嘗違道干進故云及臣除尚書職方員外時司馬光亦除資政殿學士其

月日可考也惇卽見詆云自謂與司馬光同被收擢又恕時有故與韓維相連所以云韓維素有名德及與司馬光呂公著爲一等惇見詆云指權臣爲名德此皆見於訓詞之言足爲顯據而去年六月閒惇尚當國責恕均州分司反以司馬光呂公著追貶海外之日由恕所擠公著之貶海外責詞具在罪名可見與司馬光所坐口語並無分毫干涉惇之貶光已是厚誣至同貶公著海外當時之人尤知其無名然則公著與恕槩不相干事理灼然至貶光海外則緣光在元豐八年春與范祖禹曾說令上皇帝已嗣位然婁后事猶可慮祖禹先到京師恕因與祖禹閒言哲宗方十歲比至還政須更十年中閒事亦有可慮祖禹卽道光之言時司馬光尚未

起不能深知宣仁之用心故有此言然其於哲宗之意則忠也祖禹與光深相知所以與恕說者正以光爲善意非惡也恕曾說與蔡確章惇亦以光言爲憂國愛君之意爾當是時朝廷方嚮用光欲以爲相又簾箔在上光言於簾中乃有形迹恕特密與確等說則豈以光意爲不善有陷光之意哉及至紹聖閒章惇疑恕恐其不爲己用每以光公著爲言欲見把持至云恕是呂公著上客又云恕昔時常托司馬光在手掌裏凡紹聖閒侍從臣僚無不聞知則惇方貶光公著之日豈容恕知其謀也因葉祖洽論王珪事林希本出珪門下又是親戚惇旣與希爲黨以希之故陰欲庇珪而祖洽論珪事乃引光公著與珪爲比謂光公著已貶節度副使則珪豈

可置而不行時王珪之貶因祖洽屢有章疏至光公著則已貶節度副使其後並無人言又別無事因特因祖洽之言所激遂同日與珪皆貶則惇豈嘗見問恕亦何嘗聞知但旣貶光公著後恕徐聞惇於哲宗前以光言婁后事猶可慮乃以爲幸其如此兼觀光責詞謂其實藏禍心則其旨可知也至於呂公著責詞則與責節副詞大節皆相表裏其後別無罪名然不知惇當日因何與光並責也惇旣貶光知其別無事因卽於貶光之日旋畫旨下編類所應事干臣僚並仰本所直行取會仍備坐若有隱匿增減漏洩並科除名之罪貶光後五十二日編類所方行牒來止於取會司馬光語言而已與呂公著了無相干也恕卽回牒具坐元豐八年夏范祖

禹與恕說曾與司馬光同在洛河官船中說及先皇帝已嗣位然裹后事猶可慮恕尋曾說與左僕射章惇及故左僕射蔡確委是詣實回牒今在編類所案卷中可以檢照恕止云光言猶可慮則是憂慮恐有此事如何惇以可慮之言乃反指爲禍心也兼當年二月初責光爲節度副使時責詞中已有潛懷睥睨之邪計欲快傾搖之二心此兩向固已指光猶可慮之言以爲邪計二心但其言不甚別白爾至貶光海外之日則云乃與凶黨實藏禍心至引宣訓衰亂不道之謀借喻寶慈聖烈非意之事與言及此積慮謂何止是更注解邪計二心之詞而已卽知惇再貶光公著有激而然也其下積慮二字乃惇狡獪欲該載光言慮字在其閒爾然光所謂

猶可慮者直是憂恐之言固無幸願之意與惇所謂慮
者文義語脈理自不同惇雖彊欲牽合不免益見其撰
造也若惇以光言爲明有惡意則當日責辭何不實載
光可慮之言以爲有幸災之意如此即是著光本語惇
知果爾則不足以誣惑天下人必有詞故匿光本語飾
以己意然則誣陷光者特出於惇事理甚明恕牒又云
尋說與惇及蔡確則顯見非紹聖後語惇也其言出於
范祖禹祖禹與光至相厚固非談光之惡恕傳祖禹之
言固非陷光之意今聖明方辨光公著之寃而惇實陷
光不自執咎乃反嫁禍於恕與前責恕南安辭云自謂
與司馬光同被收擢指權臣爲名德者前後蓋不類也
況惇將責光之日恕若與惇符同則惇必先令恕供析

然後行遣豈有先貶光海外後行取會之理蓋惇知恕與己不同若先來取會即恐恕或有隱匿或爲光解釋即卻難以撰造所以惇先用己意織成光罪既貶光後更畫聖意以除名之罪見脅方來取會而恕所荅牒辭如前則不肯傳會章惇符同責詞灼然可見兼責光海外後半年恕方除御史中丞時林希與惇相爲表裏謂恕爲公著黨人欲以此相脅持恕恐此言必達哲宗之聽遂曾因事奏陳云惇嘗以臣爲素與司馬光呂公著厚欲以此制臣先時惇嘗云賢常托司馬光在手掌裏臣荅惇云光素有賢名方元豐以前天下之人孰不稱其賢者固不能逆知光後日爲相改更太過也至於神宗皇帝末年亦嘗特進光資政殿學士然則神宗豈不

賢光哉惇他日又面折臣云賢是呂公著上客臣答以
臣爲呂公著上客固不可欺相公但當元祐間恕與呂
公著進退禍福自不同方呂在元祐間進時恕卻退方
呂爲簾省所知得福之日恕掇簾箔之怒乃得禍這箇
卻不同惇云若不憑他卽卻須廝隨著過嶺去也恕既
具爲哲宗道此二事且云恐惇今日以此持臣欲其順
已臣自顧昔者實曾稱道光公著然臣本公言非有私
也臣欲爲惇所持則御史臺可廢矣哲宗面諭云卿既
與他進退不同不妨莫信所謂莫信者令莫信惇也使
恕果光傳會惇證明光罪貶光海外則惇希甯復以此
更見脅持但乞照驗恕責南宮告辭猶云自謂與司馬
光同被收擢指權臣爲名德則知方恕爲御史中丞日

惇以恕與光等素厚見詆可知矣程頤貶涪州亦是林希與章惇以爲恕素師事頤故遂於哲宗前陷成頤罪未從貶頤乃於執政大臣聚會處見詆云師既如此爲弟子者當如何恕尋聞其說亦曾對哲宗皇帝開陳云程頤之貶臣不知以何罪臣於頤昔者實以師友之間處之但自元豐三年頤曾到京師與之相見後至今二十年不曾相會元祐間與頤又不同進退然則惇雖罪頤焉能中臣但惇緣希故挾情用刑則天下安得心服理當奏知哲宗云會得希之見詆先朝大臣皆聞其言則恕對哲宗面辨其事可知希爲惇謀猶欲以程頤見中則其於司馬光呂公著又可知也今來實錄當具載光公著之貶則罪光本末宜得其實乞賜照會續長編卷四百

八十六（京注）劉跂辨謗錄載張舜民說建中靖國元年
正月二十二日跂諸舜民相見舜民時任吏部侍郎言
去年秋四亥登對皆乞早辨宣仁疑謗則諸臣僚家誣
攜事皆釋然上謂當日逕誘自不分明令日御不用分
明辨之問曾見邢怨責詞否此乃辨宣仁也對曰未曾
兄後來又責周秩廣德軍上又云亦辨宣仁也舜民又
說婁后語言本是章惇說出指以爲邢怨所言怨曾上
章乞與賊臣惇各被五木對辨於御史府不降出舜民
曾乞降此章付外上不允（案）舜民所言怨乞與
惇各被五木對辨隻后事他書並無之當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中書舍人傳楫罷曾布
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其助己楫歸然守正凡命令
不當必極言之又嘗論救王古純禮布茲不悅出
知毫州（案）宋史本傳作博州本傳云曾布自以於楫
有汲引思冀之用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必當
用人有末歟極論雖屢卻不爲奪布大失望帝
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
爲言李清臣勸帝清省事帝日近臣中雖傳楫道
此棋在朝歲餘見事心竊數曰禍其始此乎聞者
甚之棋笑日後當信吾言遂上疏求去以龍圖閣待
制知
博州
又云晁補之龐管師仁謂蘇轍皆深毀先帝而補之
庭堅皆其門下士不可聚於朝出知河中府（案）蘇轍

上當有蘇軾二字不然皆字無著宋史管師仁傳云師仁擢左司諫論蘇軾蘇轍深毀熙甯之政其門下士吏部員外郎晁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逐去之

九月己未（案錢氏朔閏考己未是月朔也）陳瓘既黜上論蔣之奇章棄事（案時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棄同知樞密院事）曰瓘爲李清臣所使元祐人逐大半尚敢如此曾布以一身當衆人擠排誠不易卿等且以朕意再三慰勞之是日布又對留身面謝慰勞加勤且謂布曰先朝法度多未修舉又曰元祐小人不可不逐布對曰陛下初下詔以爲用人無彼時此時之異若臣下便能將順奉行則必不至今日如此分别然偏見之人終不可率當更緩治之（案當更二字似宜乙轉率更連讀）上曰卿何所畏且曰卿多隨順元祐人布曰臣非畏人者處衆人洶洶中獨賴眷屬有以自立偏見異論之人誠不

少彼不肯革面固當去之然上體陛下仁厚之德每事不敢過當故欲從容中節耳若言臣隨順及畏元祐人不知聖意爲如何上笑曰豈有此但人言如此故及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十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戊子朔）癸巳（案東都事略宋史竝繫乙未岳珂愧郯錄亦作癸巳）右光祿大夫門下侍郎李清臣罷爲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先是曾布獨對上諭布人物有可詔對者但奏取來便當批付閤門布尋以劉燾王防周燾白時中四人名聞上悉批令對四人者皆布門下士清臣密啟上謂燾防等爲四察八偵既而對衆顯白四察八偵不可爲言事官上色變衆莫曉其語上以諭蔣之奇章楶曰清臣蓋指王防劉燾等也令諭布知且曰清臣

所爲婦人女子之事尋召燾告之仍令轉達上旨時九月丙戌也後二日布留身謝上諭以察偵之語且言所謂察偵皆臣所親接之人君子小人各有黨類此等人皆知順聖意奉行法度者非營私也若晁補之畢仲游之徒皆與清臣輩背公死黨之人必不與臣親厚此理之必然也上曰清臣害政當去布曰補之等何能爲清臣在政府則爲害政矣上曰彭汝霖累有文字但未出卿可諭汝霖繳申清臣則因其請出便可令去布曰臣未嘗與言事官交通（案時彭汝霖爲御史）昨者聖諭令彭汝霖召矣則禮諭聖意臣迄今不曾令則禮至汝霖所今既被旨容臣更展轉道達上知布之未奉詔也翊日趙挺之對遂令諭汝霖汝霖遂草疏納清臣於待漏院三省各

申一照會狀但言前後五有章疏論清臣當罷政未承施行謂其必能自請而安然自居慮清臣之不知已錄申之矣清臣得汝霖申狀皆不以告同列布及同列亦莫知其由奏事畢清臣留身請去遂出居僧舍上以清臣劄子付通進司遣一老卒持送故事當遣御藥封還而清臣留時嘗白上曰臣本無去意但爲言者所迫如蒙遣使宣召臣更不敢違聖制以是上不敢遣使恐其遂留且諭之奇及豫大笑之及再入劄批付三省而有是命岳珂媿郯錄卷五〔案〕宋編年通鑑云清臣與曾布有嫌每於上前互相詆毀諫官陳祐論布過失上以祐與清臣交結欲黜布而援清臣御史彭汝霖遂承望風旨累論清臣之發清臣不白安出知大名府宋史本傳云僕射韓忠彥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張舜民不使呂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爲曾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又彭汝礪傳云李清臣與布異布先諷江公望使掌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弗肯汝

霖竟遜清臣果得謙議與六月甲辰文合

甲午歐陽棐以直祕閣知蔡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注（案）原注云在靖國元年十月七日據錢氏朔閏考是年十月戊子朔則七日甲午也宋史本傳云歐陽修中子棐以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命卽日行之

戊戌（案）續長編卷五百二鄒浩論在京官司今後被受一司續降條貫及一時指揮關報門下中書後省諫官案所實事得周知注云靖國元年十月十一日當考今其文已佚錢氏朔閏考是年十月戊子朔則十一日戊戌也

十一月壬午三省奏事訖右僕射曾布獨留進呈內降起居郎鄧洵武所進愛莫助之圖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莫助之者其圖如史書年表例爲旁通（案）例

東都事略作列九朝備要作別當依通鑑續編作列旁行爲是分爲左右自宰臣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爲七隔左曰紹述（案東都事略作元豐）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宰相執政中温益一人而已其餘每隔止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案原本致作至通作適今據十朝綱要通鑑續編改正）是也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閒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立一項用小帖揭去布密稟揭去臣僚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與卿同故揭去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與議乞納下明日遂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意用京矣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曾布子縡作家傳云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太常少卿鄧洵武進愛莫助之圖按所稱六月及洵武官名皆誤也今不取（案東都事略鄧綰傳云子洵武徽宗即位爲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爲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之

子今宰相韓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
論其非令忠彥爲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彥爲韓
琦子能繼父志陛下爲先帝子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
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進愛莫助之之圖召試
中書舍人還給事中兼侍講進吏部侍郎岳珂程史云
洵武爲起居郎乘間以紹述熙豐政事爲言上意雖不
能無動而未始堅決也鄭氏有位中丞者曰綰成都人
在熙竄初倅竄州嘗上言陛下得聖臣行青苗良法臣
以竄州民心歡悅者占之天下可從知矣惟陛下堅守
弗變毋惑流俗王荊公喜薦於上遂階召擢是時蜀士
在朝者咸唾罵之綰有唾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之語
洵武蓋其子也自度清議必弗貨且有顯不及舌之慮
僶文定之未知所以回天者憂形於邑有館客者聞之
獻計曰新法者神考所行之法也韓琦實嘗诅之爲條
例司所駁先帝以其動勞弗之罪今忠彥得敢而曆新
法是忠彥能紹述琦之志也忠彥爲人臣尚不忘其父
上爲天子乃忘其父兒邪誠能以此爲上別白上必感
勤洵武喜謝不及造膝如其言玉色敝然亟俞之於是
崇竄改元天下曉然知其意矣洵武復進一圖曰愛莫
助之圖以豐祐人才分而爲二詔紹述者居左惟逼益
而下一二人而列於右者皆指爲害政蓋舉朝無遺焉
於左列之上密覆一名曰蔡京謂非相京不可上覽而
是之洵武亦剿致政地卒之成蔡氏二十年擅國之禍

貽靖康蔚夷之酷者此圖也初神宗既用荊公隨亦厭之紹薦荊公之子雱宸篆中出以縮操心顏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號州夫洵武以左史薦宰相以庶僚變國論可謂不循分守者矣是以例之者歟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十一月復平準務又云庚辰郊祀合祭㊟案東都事略作庚申誤各書皆作庚辰郊祀合祭文義未足當補天地二字然東都事略云祭昊天上帝於圜丘是分祭也宋史本紀建中請國元年十一月庚辰祀天地於圜丘以爲合祭又禮志三建中靖國元年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又請改合祭之禮韓忠彥以爲不可曾布力主北郊之說帝亦然之遂罷合祭則亦以爲分祭前後又自違異凡朝編年備要則書郊罷合祭云初詔冬祀以郊見天地之始權合祭圜丘而起居郎周常以合祭天地爲非禮權舉於一時恐自今遂以爲常且言臣頃舊備員禮職見當時議者以合祭爲非禮神宗下禮文所詳定而臣僚所見不同或爲約儀衛均賜予而以乘輿躬行一至北郊者陳襲之議也或欲乘輿親行南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祖宗宿北郊以祭地祇宿南郊以祭天神者清臣之議也或欲用先朝躬耕祫享故事皆因三歲郊天之期書報

郊祀而以孟冬之月有事於地郊者王存之議也或欲以冬至親郊祀上帝用至日報天之說因郎圜丘之北別祀皇地祇者陸佃之議也或欲以郊之歲夏至以日盛禮容與樂舞遣冢宰攝事者張璪之議也神宗獨用璪議遂罷合祭陛下方欲繼進神宗一正舊典以為子孫長守之制乞下羣臣更議而御史彭汝霖亦論合祭非禮上欲罷前命而韓忠彥陸佃以為疑忠彥日神祇非差除比被臺諫攻便罷曾布進日權合祭元祐七年旨揮乃以蘇議之論而廢神宗之正論也且不畏炎熱而親祠北郊乃盡議以祀天地何疑之有忠彥堅持不可上意向布乃詔權罷備要此文諸史俱未載蓋取諸李氏長編也云詔權罷謂權罷合祭與禮志文合則本紀云祀天地於圜丘非也玉海卷九十三云建中靖國元年八月甲午詔權合祭天地於圜丘起居郎周常以合祭爲非禮丙辰詔權罷合祭十一月庚辰合祭圜丘王氏既以為詔權罷合祭又云合祭圜丘語尤牴牾宋李欽宋朝事實卷五載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郊赦文門下朕紹膺寶命祇適洪圖參酌上儀鑴昭贖典奉神考恭行之志繹紹聖申講之文將蕆事於皇祇先致饗乎穹昊迺候景涓日飭躬詔虔祼請廟以肅將款圜壇而拜饗蒼璧既奠柴煙具升云云玩此款文則此年郊祀昊天不及皇地祇尤爲顯證十朝綱要云八月甲午詔將來冬祀以郊見天地之

初權合祭於圜丘己卯用侍御史彭汝礪言罷合祭天地十一月庚辰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大赦改明年元語簡而嚴宋史陸佃傳云將祀南郊有司欲簡大裘匣度用黃金多佃請易以銀徽宗曰匣必用飾邪對曰大裘尚質後世加飾焉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矣佃因贊曰陛下及此盛德之舉也徽宗欲親祀北郊大臣以為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確朝廷皆曰上不以為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為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為不可邪清臣乃止考此數年中諸史並不言祀皇地祇於北郊宋史禮志政和三年詔禮制局議方壇制度是歲新壇成然則建中靖國雖有詳定北郊儀制之命未果行也岳珂愧鄰錄云元祐三年正月詔躬祭地示實未嘗行至政和四年五月丙戊始克行方澤躋哲徽擊主其議亦十九年乃得行此言嚴實

又云禮部尚書豐稷罷先是上論曾布誣毀神考第一是豐稷其次張彝民而稷又言近日建宮以齋神簪寺以崇考復置御前生活以供內庭之用而外議不曉禱謂好修造尚華美稷所陳大甚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于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既數以論事件權近出知蘇州

十二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丁亥朔）

庚寅朝請大夫知洪州葉祖洽

爲寶文閣待制知瀛州（案）宋史本傳作青知瀛州呂希純知潁州先是上以河朔諸帥皆元祐人欲盡易之故希純祖洽有是命皆曾布爲請也布又擬蔡京代張舜民朱紱代劉安世召商英戶部侍郎祖洽初擬亦召爲侍郎上旣許之矣韓忠彥白上祖洽等差除曾布云悉已得聖旨不審其閒有可論者尚容臣開陳否上曰不妨遂力詆商英祖洽爲不可上曰商英曾有文字朕欲召還祖洽且令外補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宋史本傳云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小訓狐布用事欲以吏部侍郎召韓忠彥不可白爲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布竟引爲吏部布罷乃出知定州

辛卯先是責降者皆得旨以赦恩牽復惟章惇蘇轍進呈不行惇子援刺血上書上封援書付曾布布欲留白未果已而丁憂人曾誕持長書抵布竝奏疏一通疏乃

通封所陳十事一陳聖瑞當正名號二京卞拯鐙等當復收用三安養無罪當還舊職四惇有功於國責太重當復用末篇言上當密諭元符令自表請退妃位避元祐其狂謗類此（案宋史曾誕附鄒浩傳云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識者以比韓愈諫臣論今觀此疏與宋史違殆甚時有兩曾誕與朱被李積中同也）及庚寅布乃留對遂呈援書上頗稱其孝有憐之之意布欲且與從廣南近裏一州上亦許之又以誕所呈十事具劄子事目進呈上曰來日同呈便可施行仍曰須與勒停編管既退遂以劄子送三省韓忠彥見之勃然怒誕之狂妄也是日進呈初議追官勒停又議編管而忠彥欲除名送湖南上從之惇亦不復內徙上但曰且休恐動人心故遂已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甲午左僕射韓忠彥累乞罷相不許遂般出東府有詔押入忠彥與曾布異議布數傾之故忠彥請避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戊戌中大夫提舉洞霄宮蔡京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卷百三十一繫其事於元符三年十一月戊戌前此一年考前年十一月無戊戌日今依卷百二十訂正宋史本傳云京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京與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太學博士范致虛素與左街道錄徐知常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道其平日趣向謂非相京不足以有爲已而宮妾宦官合爲一詞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州然考宋編年通鑑及九朝編年備要童貫知杭州監造御前生活在崇寧元年三月而京已於是年十二月知定州矣

辛丑降授朝奉大夫知隨州張商英權戶部侍郎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案隨州卷百二十作陳州字誤宋史本傳云商英降知隨州崇寧初爲吏部刑部侍郎

翰林學士不言權戶部據長編權吏部在本月乙卯為翰林學士在崇寧元年四月丙戌而無遷刑部事

壬寅朝奉大夫知滁州范鏜復集賢修撰知滇州朝散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邢恕中大夫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呂嘉問中散大夫司農少卿分司南京路昌衡並落分司恕知隨州嘉問知蘄州昌衡知滁州除名勒停放歸田里人安惇為朝奉郎提舉太平觀蹇序辰為朝散郎提舉明道宮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學士紀事本末

卷百二十

戊申中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池州居住蔡卞復左正議大夫提舉崇禧觀紀事本末卷百二十案宋編年通鑑云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並復宮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原注云言紹述熙豐之政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元祐正人如呂希純任伯雨陳祐陳璀豐稷江公望晁補之范純禮等時相曾布惲之各各斥去正人既去而

邪人得以肆行其志紹聖侯人邢恕安惇復得進用於朝由王安石曲學偏見侯人邪黨至今布滿朝廷而釀成靖康之禍者良有以也

詔商英等並乘驛赴闕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癸丑詔章惇親子孫許在外指射差遣不得輒至京師

及上章疏從曾布所請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乙卯詔通議大夫林希追復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恩例如前執政官左正議大夫提舉崇禧觀蔡卞知大名府紀事本末卷百二十

商英權吏部侍郎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

是年女眞楊割死阿骨打立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二原注此據金盟本末華夷直筆北遼事亡遼錄曾入後此十一年爲政和元年天祚改乾統十一年爲天慶元年末附天祚荒淫阿骨打與諸國謀叛事〔案〕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云其先龕福五世至胡來世爲酋長襲節度使胡來生三子季曰楊割割生三子長曰阿骨打次曰吳乞買又次曰恩改郎黏罕父也金人至楊割太師始雄諸部初契丹國舊帳蕭

解里聚衆爲盜潛奔女眞因命楊割圖之楊割遷延數月獨斬解里遣阿骨打獻首級餘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進其父子官自是陰懷大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未有以發也遼主延禧初立之年楊割死阿骨打立阿骨打承楊割富庶之餘兵彊馬壯加以遼主大詐搐剌是嗜上下荒淫阿骨打益有異志

宋彭伯川治迹統類李𡌴十朝綱要葉隆禮契丹國志亦云女眞楊割死子阿骨打立據金史世紀楊割癸未歲卒實宋之崇甯二年非卒於建中靖國元年是歲兄子烏雅束嗣非阿骨打立阿骨打亦楊割之兄子與此柢牾世紀又云楊割太師諱盈歌盈近楊歌近割南北音訛遼人乎節度使爲太諦自景祖至太祖皆有是稱凡叢言松漠記張隸金志寧書皆無足取錢大昕考異云今叢言金志二書俱不傳惟洪皓松漠紀聞所載九代世系頗與史合而譯字多異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以太祖爲楊劉太師之長子卽史所議爲無足取者也畢沅續通鑑考異亦從金史世紀以爲長編沿金盟本末諸書之謂而末加考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十二月河東地震（案）九朝編年備要書於明年正月宋史本紀兩書之與此同考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云崇甯元年二月朱肱言河東二十二郡而十一郡曉夜震動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今年正月二日猶未之止人民震死動以千數云云是則是年十二月下年正月連震不止也是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辛亥

又云是歲遼主洪基死孫延禧立洪基將殂戒孫延禧曰南朝通好歲久汝性剛勿生事又戒大臣曰嗣君若妄動當力諫止延禧即天祚也案宋隆禮契丹國志遼主洪基死於宋元符三年秋七月東都事略張舜民傳云舜民使遼見耶律延禧爲皇太孫因著論以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美姝他日必有如張義朝挈十三州以歸當不四十年見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八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九

徽宗

崇甯元年正月（案宋史本紀錢氏朔閏考是年壬午正月丁巳朔）癸未曾布奏事訖先是溫益留對乞因事例劉奉世張舜民劉安世呂希純王覿等職名又言晁補之知河中不當上指令曾布看過卻取進來益以示布布答益曰因事黜之自當然也（原注安世希純落職在四月十三奉世在五月十四舜民在四月十七日覿五月十一日案補之知河中建中靖國元年八月可攷）對如前上曰元祐之人訴謗先朝義不可容今閭巷之人尙知父子之義朕豈可已因言罷補之郎官卻與河中似此皆過當又言謝文瓘與呂公著書尊公著過於人主而詆先朝且語益曰書已降出在曾布處又顧布

曰將與三省看布唯唯益未退布曰臣別有所陳欲更少留益遂退布曰臣得事陛下不敢不盡犬馬之力然臣既不悅於元祐之人又爲紹聖之人所怨怒臣在朝孤立實不易處亦累常奏陳恐有讒譖中傷之語乞賜省察上曰何故布曰近臣閻守懃李士京罷黜乃有言臣以守懃之論爲直又言昨山陵臣曾辟士京檢點道路士京逐臣必危矣臣遭遇神宗拔擢不次陛下昨力排衆論置之相位眷遇親厚特異衆人臣非犬馬木石豈不知恩若謂陛下有不同心退有後言實爲誣罔上曰並不干人事只韓忠彥如此說布曰宮禁中事外庭莫知其實臣昨日對忠彥云守懃之逐忠彥之子治與臣子紆皆在太僕治問紆云守懃遂逐紆云陛下旬日

之間逐二巨闔可謂英斷此乃日闔門之間父子之私論臣亦聞忠彥譖臣故對忠彥面奏此語此最爲明白如中傷之言願陛下更賜裁察上曰不信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春正月河東太原路晉代石嵐岢嵐威勝保化寧遠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瘞貧優恤死傷之家案自前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地震至正月二日猶未止見下朱肱疏下詔在丁未丑日見宋史本紀

二月案宋史本紀是月丙戌朔戊子謝文瓘罷給事知濮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原注二月三日案宋史二月丙戌朔三日戊子也宋史本傳以文瓘坐弔遂主變服於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詔呂公著書再調邵武軍攷文寵弔遂主洪基殂令從者變服而入事在建中靖國元年三月時疑秩二等而已其出知濮州當依續長編文爲治與呂公著書故也正月癸未可攷

甲午詔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師蔡確配享哲宗廟庭上謂韓宗彥等曰西宮寶慶殿成宜以蔡確配食確於哲

廟甚有功方皇太后當從神宗靈駕西行確留上文字令弟碩屬內臣閻守懃奏太后請留保護太后以故輟行保祐哲宗晨夕嘗與之俱食以銅匕箸至於飲水亦爲之親嘗確文字今尚在故有是詔仍錄確子洸渭並與陞擢差遣續長編卷五百二十注紀事本末卷百七合編（案）續長編注繫此事於崇甯元年三月據紀事本末在二月甲午與十朝綱要宋史本紀合蓋原注三月字誤也原注又載舊錄是年八月論見後新錄辨云此論止是盛譽紹聖權臣與神宗實錄末卷體制不同其間託爲徽宗訓辭尤非蔡順事皆詆誣云云令攷編年備要載蔡確配享事云時確之黨上書言元豐末確嘗密說皇太后令勿從靈駕保祐哲廟食以銅匕箸至於飲水亦必爲之親嘗故也據此徵宗之論卽用確黨之言其事雖未可據而徵宗信從其說容或有之故五年賜確墓碑額曰元豐受遺定策宰臣蔡確之墓宣和二年蔡京引確之子懋上殿進其父有定策功詔進封汝南郡王新錄辨不信蔡確之事可也必以爲徽宗無此訓辭未免橋枉過正

丙申雄州防禦推官知鄧州錄事參軍朱肱言臣伏聞

陛下即位以來兩次日蝕在正陽之月河東二十二郡而十一郡曉夜震動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今年正月二日猶未之止城壁屋舍悉皆倒塌人民震死動以千數外議皆稱自古災異未有如此恭惟陛下敦樸自己憂勞在民建大中以承天意正五事以育羣生可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迺者日月薄蝕天地震動推求咎徵不避死亡論輔弼之失以救災異之應言詞激切死有餘罪昔西漢多言災異罕有完全谷永議斥帷幄陰附權貴而終以保全王章力詆王鳳專權蔽主竟以法誅禍患易見利害易明臣非不知上忤大臣其禍立至然惓惓孤忠不敢隱默者食陛下之祿念國家之重而不敢顧其私也其上宰相曾布書隨具進呈書曰今

監察御史劉蕡相公門人也相公帥高陽辟蕡為幕客其後相公又秉機政辟蕡為刪定官蕡持親喪相公奏祥除有旨令服闋改宣議郎未及禫除又辟為編修官前日相公為山陵使辟蕡為掌牋表又薦入館相公於蕡厚矣如蕡者置之詞掖不忝也以蕡為御史則不可也相公有過舉蕡肯言乎言之則忘恩不言則欺君蓋非所以處蕡也又曰今右正言范致虛兄上舍生致君相公之姪婿也致虛乃致君之親弟如致虛者置之館閣不忝也以致虛為諫官不可也相公有過舉致虛爭之則忤親不爭則失職亦非所以處致虛也相公旁招俊乂陶冶天下肱之所論祗及蕡與致虛者特以臺諫人主耳目之官非他職可以畧而不論也相公置門人

親戚爲諫官御史此日月所以震動也案當依九朝備要改作此日月所以薄蝕天地所以震動也又曰章惇之過惡不可殫數其最大者四五事時相公在樞府坐視默然亦不得爲無過也若以西府不與議則遊談侍從之臣皆與論思之職況執政乎再貶元祐臣僚范純仁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龔夬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策元符皇后鄒浩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置諫官死地黃履能言之相公未嘗救也此四五事惇之過惡最大而相公無半詞之助洎欽聖皇后以天命人心之所歸付神器於陛下英聲偉望案九朝備要英聲上有相公二字簡在潛邸注意委重羣臣莫望天下之士翹首傾心以觀考績之效而天變見於上地理逆於下肱竊疑之伏惟相公位高而任重位高

則憂深任重則責厚遇災而懼然後可以弭天變開善而還然後可以來直言肱之區區所望於相公者如此而已詔付三省（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肱昔服從弟〔案〕程迴醫經正本書云吳人朱肱作治傷寒活人書武夷張蔵得其書序之曰作于元祐己巳成于大觀戊子蘆爲二十卷肱嘗自序其書後四年肱以奉議郎致仕遣男遭直許闕獻焉且曰肱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過方娍見同年范內輸令證與方合爲一或曰起肱休致仕于朝以讜直牸宰相引去）

辛丑龍圖閣直學士新知定州蔡京爲端明殿學士知大名府先是大名闕帥曾布白上前兩府惟有劉奉世上默然韓忠彥與布交惡陰欲結京乃言熙甯故事嘗除學士不必前兩府因請用京上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本卷百三十一）

左正議大夫知大名府蔡卞知揚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又百三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二月趙諗謀起兵據蜀事覺伏誅[案]東都事略云建中靖國元年九月趙諗反於諭州崇甯元年二月戊戌趙諗伏誅九朝編年備要云諗江洪人少敢紿紹聖初擢甲科敎授成都因章傳逐元祐大臣不合人心欲以此爲名起兵據蜀與所親何奭丁師直賈成時及月者緩京等同謀借姓孟起兵以從劉人之堂屬上登極赦到諗謂與等曰章惇必龍天下既安人心難勅前事願勿出乃遂入京除太學僩上請假般家欲面止諸人而黨中有發其謀者紱且當族有詔誅家屬分配湖廣宋史彭孩晒傳彬汝霖鞫趙諡反獄窮其黨與又云太妃朱氏薨追諡欽成皇后[案]十朝綱要東都事畧本紀係辛丑日

三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丙辰朔

辛酉兵部侍郎鄒浩爲寶文閣待制知江甯府浩乞補外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史本傳云徽宗立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末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是知公義不可不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賢也然不能無恩繫之異至於國人皆日賢皆日不可則

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雖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既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卽位之初，相去半年，遂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孚矣；尙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進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郞，以寶文閣待制知江甯府，徙杭越州。

甲戌，端明殿學士新知大名府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二十又百三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命內侍童貫如杭州造御前生活。

四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乙酉朔。丙戌，張商英爲翰林學士。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乙未，蔡京入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

先是溫益留對，乞因事削劉奉世、張舜民、劉安世、呂希

純王覿等職名
案東都事畧溫益傳益除給事中兼侍讀左正言陳瓘論益守潭日鄒浩斐新州道其郡投宿僧寺益差兵卒逼浩登舟吏冒風濤夜發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皆貶湖南並爲益所侮固當時大臣以爲是而天下以爲非陛下以此察之則益之爲人可知矣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是年遷吏部尙書拜尙書右丞崇甯初遷中書侍郎

至是安世希純舜民落職
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及注參補案原注云安世希純落職在四月十三舜民在四月十七攷四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十七日辛及十朝綱要云四月丁酉以左正言王能甫吉詔知諸州劉安世知穎州呂希純並降集賢殿修撰尋並落職據此當時彈安世希純舜民者固不獨溫益也

癸卯寶文閣待制新知江甯府鄒浩知杭州
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甲寅有司言勘會見今請射牧地養馬之數共計養馬一千七百九十七戶請射過牧地三千七頃三十三畝半所養馬一千八百二十九匹河北東路二百七十八

匹河北西路一千四百一十三匹京西北路一百一十五匹京東西路一十四匹河東路九匹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路並無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八）

五月（〔案〕錢氏斠閏考是月乙卯朔）乙丑臣僚上言臣聞天下之罪其名不正則天下之善無自而明神考在位凡十有九年所作法度皆本先王元祐黨臣秉政紊亂殆盡朋姦罔上更唱迭和氣焰薰炙不可嚮邇者皆神考之罪人也紹聖追復雖以竄逐陛下即位仁德涵養使之自新黨類實繁所在連結罪廢者一旦牽復不以其漸所與過當又復紛然莫之能禦內外相應寖以滋蔓為害彌甚今皆坐享榮名顯職厚祿大郡以至分居要路疑若昔未嘗有罪者非所以正名也又曰今姦黨姓名具在文

案甚明有議法者有行法者有爲之唱者有從而和者罪有輕重情有淺深使有司條析區別行遣使各當其罪數日可畢庶幾得罪名者無所致怨不憂後禍覬望者消於冥冥之中天下忠臣良士各得自盡以悉心於上不疑復有害之者以顯神考盛德大業以成陛下繼志述事之孝而天下可以無爲而治矣伏望早賜施行

詔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安燾降充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潤州王覿降充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知越州豐稷降充寶文閣待制顯謨閣待制知潁昌陳次升降充集賢殿修撰左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呂仲甫落職故資政殿大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李清臣奪職追所贈官并例外所得恩例指揮更不施

行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戊辰劉奉世落端明殿學士知徐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注[案]據此注云崇元五月四日又卷百三十注云奉世落職五月十四日王覿五月十一日兩注岐異今稱於王覿後錢氏朔閏考五月乙卯朔十四日戊辰也

庚午臣僚上言伏見先朝貶斥司馬光等異意害政大臣論列布告中外天下共知方陛下即位之初未及專攬萬機之際當國之臣不能公心平意檢會事狀詳具進呈以次牽復今日再招人言遂至煩紊臣愚伏望陛下明諭執政大臣使公共參議詳酌事體原輕重之情定大小之罪上稟聖裁特賜行遣如顯有欺君負國之實迹自宜放棄不足收卹其閒亦有干連牽掛偏執愚見情非姦誣者乞依近年普博之恩使有自新之路則

天下之氣平而紛紛之論息矣〔原注〕據鄒浩奏議其文頗有與詔旨不同者當考然上言者必鄒浩也更詳之又言蘇轍坐窮兵黷武之謗如此之類有實迹者宜行放棄又言曾經責降人見今任監司藩部者必不肯公心奉行法度亦乞朝廷契勘改授閑慢差遣又言竊見元符之末簾帷同聽政之日元祐大臣乘間用事盡復紹聖間負罪責降之人或盡復舊官或超授職任不問其得罪之因惟務合黨扶同異論賴陛下察見弊端力持正道保全神考法度紹復祖宗基業萬世之治自此而定然前後得罪之人所授官職過當與援引之姦不治未厭公論云云伏望聖慈令所屬取上件合該行遣之人或削奪官職或旋行懲戒各以類舉必當其罪卽號令簡重刑罰肅清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宋編年通

鑑云諫官彭汝霖等共議以與元祐人罪狀有貶籍具在昨元符末敘復大優曾布用其說具姓名以進治迹統類編年備要並載此事以爲諫議大夫彭汝霖與御史鄒餘郭熙等其論元帖人罪狀有紹聖貶籍具在知自朝廷檢察裁決則數日可畢不須侯釋章人人指名然後行之於是旨布用其說悉具姓名以進續長編注云上言旨必鄒餘也與治迹統類九朝編年備要鄒餘其論誥合畢沅續通鑑考異以李氏原注所言無實據末免失儉

乙亥〔案宋史本紀係庚午日〕詔故追復太子太保司馬光降復右正議大夫太子太保呂公著降復左光祿大夫太師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潞公文彥博降復太保光祿大夫呂大防降復太中大夫太中大夫劉摯降復右朝議大夫右中散大夫梁燾降復朝請大夫朝奉郎王巖叟降復定遠軍節度行軍司馬朝奉郎蘇軾降復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其元追復官告並繳納贈右

銀青光祿大夫王存追所贈官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鄭雍追所復職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獻簡傅堯俞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懿簡趙瞻並追所贈官及謚告贈太中大夫趙卨追所贈官已上告身並追毀朝散郎集賢殿學士孫升追所復職朝奉郎孔文仲朝散郎朱光庭宣德郎秦觀延福宮使入內都知定國軍留後贈安化軍節度使謚僖獻張茂則並追所復贈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追例外所推恩敘中大夫劉摯葬事依前宰相例指揮勿行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傅韓維贈開府儀同三司孫固爲係神考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太中大夫蘇轍朝散大夫范純粹朝奉大夫吳安詩更不敘復職名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范純禮落

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朝奉大夫顯謨閣待詔知潁昌府陳次升降集賢殿修撰朝請郎集賢殿修撰韓川落集賢殿修撰管勾崇福宮朝奉郎直龍圖閣知汝州張耒落直龍圖閣管勾明道宮直祕閣朝請大夫知曹州呂希哲朝請郎知相州劉唐老朝奉大夫知蔡州歐陽棐並落直祕閣差遣依舊朝奉大夫提舉永興軍路刑獄孔平仲朝請大夫淮南路轉運副使畢仲游朝奉大夫提舉河東路常平徐常朝奉郎知太平州黃庭堅朝散郎知密州晁補之朝散郎軍器少監韓跂朝散郎王鞏劉當時常安民承議郎王隱通直郎張保源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朝散郎汪衍瀛州防禦推官余爽陳州別駕湯棫（案棫元本並誤作械今悉改正）更不收敘泉州教授鄭俠

放罷通直郎常立追所得一子官參議郎程頤追所復
官依舊致仕西上閤門使張巽追所復兩官依舊差遣
曾經貶責人除遺表及罷政恩例已給還外其亡歿後
所復官職已待指揮依遺表條與推恩之人並減半其
三人以上餘數聽從多仍並與假承務郎用上件恩例
轉官陞資者依此此(宋)文類費解疑有字誤陞當作陞比折磨勘資考年
月應送吏部人並令在外指射差遣吏部依條差注承
議郎任伯雨準此陳祐張庭堅商倚等任滿送吏部陳
瓘管勾冲佑觀龔夬候服闋準此制詞皆右僕射曾布
所草定責光等云尊主庇民大臣之職其事上則不敬
其謀國則不忠犯義干刑孰大於此爾等遭時艱疢身
處廊堂垂簾之際唯淵嘿退託之間(宋)惟疑值字之誤坐肆威

福崇聚黨與據諸要塗肆爲詆誣妄議宗廟已行之法度靡不變更所進之人才靡不斥逐以道聽塗說施之政事而不恤於民情以朋比諂諛自謂直諒而不稽於士論蓋內懷怨望好勝遂非而忘事君之義推原罪慝何可勝誅紹聖躬攬萬機甫加竄逐朕入纘大服與物更新而朋邪之人適復在位甄敘眷恤靡不過優言路交章謂宜追改稍從裁稍姑示至公尙其有知肅此陰命責大防純仁云迨宣仁寢疾彌留永泰陵年巳及冠而委政閹寺莫肯以復辟爲言不視長君處之虛器責軾云嘗以謗訕詆罪神考貸而不誅元祐之間躐登華近挾持親黨鼓動羣邪肆爲詆誣以逞怨望紹聖投之荒裔聊正典刑昨者迺以誤恩復還朝著推原罪慝在

所當誅追削故官置之冗散庶其黨類知所創懲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又百二十九【原注】十一月先責安燾等曾作所草制書今附見姦言無所忌憚至此固宜存之詔書見二十二日【案】錢氏朔閏考五月乙卯朔安燾與王覿同責在是月十一日乙丑卷百三十一注云王覿落職在五月十一日是也茲注十一月先責安燾等月當作日又茲乙亥詔書亦嘗云二十一日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詔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呂大防梁燾范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四十四人各奪官有差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舊臣得免尋詔毀范純仁神道碑家云四十四人誤據李氏長編元祐自司馬光至孫固追奪及免奪官凡二十一人元符末自蘇轍至張巽際奪官凡二十八人又據李氏十朝綱要則云其餘呂大防以下五十人並削奪有差

詔應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臣安燾係前任執政官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案】原本字多脫譌茲據七月乙酉所載原文及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補正安燾王覿豐稷之落職並見五月乙丑十朝綱要云五月庚申左僕射韓忠彥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甲子落職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

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源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粱一作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曾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譚扆楊偁陳恂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

丙子詔曰昔在元祐權臣擅邦倡率朋邪詆誣先烈善政良法肆爲紛更紹聖躬攬政機灼見羣慝斥逐流竄具正典刑肆朕纘承與之洗滌悉復收召寘諸朝廷而締交合謀彌復膠固惟以沮壞事功報復仇怨爲事翕翕訿訿必一變熙甯元豐之法度爲元祐之政而後已

凡所論列深駭朕聽至其黨與則遷敘不次無復舊章或繇冗散之中登殿閣而滿方面或既殂謝之後還舊職而加橫恩玩法肆姦鮮不類此稍後屏遠姑務含容而言路交攻義不可遏乃擇其尤者第加裁削以適厥中尚慮中外詿悮之人未免反側宜詳示訓諭以慰安羣情應元祐以來及元符末嘗以朋比附黨得罪者除已施行外自今以往一切釋而不問在言責者亦勿復輒言朕言不渝羣聽毋惑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詔詞曾布所草定也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東都事略陸佃傳云時臺章多論元祐時人佃曰姑以薄責一施之然後詔更不窮治如何布與章粢是其言則曾布草詔之意陸佃敀之也宋史陸佃傳云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會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講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詔申諭揭之朝堂讒者用是誣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

卒

己卯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爲尚書右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紀事本末卷百三十一云庚辰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爲尚書左丞此即事也己卯作庚辰右丞作左丞並異

是月曾誠王防除史官紀事本末卷百三十注〔案〕原注云附在五月末其事詳下六月

辛卯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夏五月詔應被受傳內降特旨並許三省契勘若有戾祖宗格法可明具奏更不施行

〔又云〕韓忠彥至都堂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以狀申忠彥云巳具論奏乞罷免論奏大臣因緣爲姦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前有司馬光呂公著後有韓忠彥李清臣此四人非同惡均光與公著嘗被追貶清臣己係殁亡忠彥據位若令善去何以爲袞邪之奮遂出知大名〔案〕宋史本紀係庚申日吳材傳云材以趙挺之薦遷左司諫黨論復起材首論范純禮爲別附與前日大臣變更神考法度故引之欽攻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爲蘇軾心服不宜亟九卿張舜民當豹敗時倡狂無所顧忌不宜以從官處鄉

郡其後受曾布指與王能甫疏言韓忠彥忠彥遂罷又云葬欽成皇后祔永裕陵（案成元刻本作仁誤今依二月文改正宋史本紀葬欽成皇后在戊寅東都事畧云戊辰）

六月（案錢氏朔閏考是月乙酉朔）辛卯左司諫王能甫言曾誠左正言吳材言王防乞罷史官能甫言曾誠家富於財自謂青錢學士材言防在元豐勒停又以訴理得罷當罷兼無出身是日布言吳材緣引呂惠卿甕序辰等議論不勝王能甫乃吳安持墻近日（案原本作近臣茲據畢氏續通鑑校）以安持追削職名皆挾怨故以此攻曾誠王防欲中傷臣耳上曰他不敢爾亦非挾怨他責在蔡京不干卿事布曰亦知此二人乃京所薦除陛下宣諭令除史官臣猶乞候京文字然外議但以臣門下士為言路所攻則謂臣必

搖動小人用意如此臣實不自安方元祐之人布滿朝廷人人有屏逐臣之意方此時臣一身與衆人爲敵如處風濤之中日不自保是時助臣者惟此三數人而已今元祐之黨方去而言者乃欲斥逐此等是爲元祐人報怨耳上矍然曰如此乃是快元祐人意卿但勿恤待便指揮與蓋近日言者案與蓋二字有誤惟上所使耳布因言此等小人皆不快於臣以至張商英亦章惇門下士王瀉之乃其壻議論之際多與章惇爲地故商英力稱引范致虛及吳材乃其志趣同耳若有所陳願陛下加察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此據曾布日錄增入誠防除史官已附五月末其罷附六月末舊聞說京薦此二人乃傾布也而布不悟但無文字可檢又不記說者姓名當更訪問之

丁酉曾布留對以陸佃貶逐弟肇與佃同得罪之人佃

既被責則肇亦合施行臣待罪宰相當引咎避位乞罷黜上曰陸佃以奉行詔書不引避及慢上罪不以史事罪他不干卿事其批旨甚明何疑之有布曰聖意雖優容然人言可畏臣不敢不待罪上笑曰豈可如此朕於政事方賴卿又曰卿不久自當遷豈可去布曰今日欲便遷[案遷字似衍]出待罪以未嘗面奏來日奏事畢引退上曰如此空費些禮數無益他日布獨留對自言待罪政府已九年罪戾日深每欲退避賢路但以上體聖眷不敢喋喋近日以來言路多不悅臣如吳材王能甫陛下所知臣固不敢及如錢遹[案遹原本作適誤也]陳次升讜論集奏彈錢遹有三狀云殿中侍御史錢遹常假曾肇之名為豪戶撰墓誌受賄筆又借肇之名為父撰墓誌是欺父欺親戚鄉黨矣而論朝廷之事利害有大于此者能保其不欺乎伏望聖慈特罷除命嘗詐與臣弟肇銘其

父墓及詐作肇書云有所贈遺臣弟亦嘗繳奏上曰記得布曰如此亦恐於臣兄弟不能無憾臣果有罪惡不敢掩覆乞辨察虛實上曰無之布曰臣不敢不先事敷陳兼近日同列亦有相窺伺者且如黃敏用與臣實非姻戚或聞亦有以為言者臣於敏用何所用情上曰不說卿只說章棄與敏用是親布曰棄與敏用誠是親然棄亦何敢主張敏用人情如此臣益不安臣緣陛下以國史及編敕責臣此二書皆歲月可了臣必以此時告陛下請去臣衰老空疏得於此善去實為榮幸紀事本末卷百三十〔原注〕此據布錄六月丙午所書今附月末

閏六月〔案〕宋史本紀是月甲寅朔己未呂惠卿為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辛酉殿中侍御史錢遹言伏見尚書右僕射曾布力援元祐之姦黨分別要途陰擠紹聖之忠賢遠投散地挈提姻婭驟致美官汲引儇浮盜竊名器愛壻交通乎近習諸子邀結乎縉紳造請輻湊其門苞苴日盈私室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遽變炎涼鈞致齊人之竊言（案齊原本作濟）茲據畢氏續通鑑校欲破紹聖之信史曲徇家法之謬說輕改垂世之典型爲臣不忠莫大於此兼布初以韓忠彥爲心膂李清臣爲爪牙協濟奸謀共伸私忿其趨雖異厥罪惟均忠彥免官已正生前之罪（案舊一字）清臣褫職實誅死後之奸同豈容斯人尚司魁柄況日食地震星變旱災豈盛時常度之或愆乃柄臣不公之所召人神共怒天地不容欲乞早正典刑慰中外之望於是布遂上章乞

龍（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壬戌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曾布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布於元符末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逐出之至崇甯初知上意有所向又欲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無何京為右丞大與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京於榻前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也奈何使宰相私其親曾布之壻陳迪祐甫之子也布忿然爭辯久之（案原本忿然字倒依宋史本傳校正各本作忿辯久之）聲色稍厲於是溫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上不省（案各書並作不悅茲作省似誤）檢會臣僚上言曾布天資險履行回邪靡聞報國之忠但肆穿窬之智專權自恣賣貨無厭結託宮闈交通近習竊弄威福莫敢誰何人臣懷

奸莫甚於此以至邊起無名之役大傷經入之財蠹國
勞民恬不爲恤又言布與韓忠彥李清臣交通爲私結
爲死黨使其子壻吳則禮外甥高茂華（案畢沅續通鑑作外甥胥）往
來計議共成元祐之黨覬登相位凶焰日滋復與忠彥
清臣析交離黨日夜爭勝遂攬天下之權皆歸於己而
怨望之心逞矣故不及半月首罷市易中外之人望風
希旨變法之論相因而至於是范純粹乞差衙前以害
神考之免役李夷行乞復詩賦以害神考之經術非此
而已（案范純粹乞差衙前事無攷東都事畧范仲淹傳純粹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精詳其事在哲宗初李夷行乞復詩賦彭汝礪曾効之見宋史彭汝礪傳）又
力引王古爲戶部尚書以掌闔闢斂散之權（案宋史王素傳徽宗立古拜戶部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皆領放欠挺之言古翻除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

不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建中靖國元年有江公望疏可攻力引王覿為御史中丞以定是非可否之論〔案〕宋史王覿傳覿遷御史中丞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覿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為善繼善述神宗作法於前子孫當守於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須益之於理固未有失也當國者念其言遂改為翰林學士且二人者元祐之黨人也然以元祐之黨人而掌開闔斂散之權定是非可否之論若此之類豈非敗壞神考之法度乎詔曾布落職差提舉明道宮太平州居住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又百二十〔案〕宋編年通鑑云布初用王安石驚上前所言皆是安石所欲建明也青苗新法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布又上書欲上專任安不以刑罰脅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峯相章惇托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興大獄無能報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總右援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至崇密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大與布異會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愛婿也京奏布以爵祿私其親布忿辦以

之聲色少厲上不悅御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良遂出知潤州尋落職太平州居住移潭州言者不已詔置獄開封而府尹呂嘉問宿憾逮布諸子鍛煉窮治由是曾紓曾縣等一百五人挾坐責有差降布爲廉州司戶依舊衡州安置後六年卒按紀事本末曾布之罷在閏六月壬戌而宋編年通鑑編此事及下竄鄒浩貶李清臣論豐稷諸條俱繫於五月葬欽成皇后下蓋脫書閏六月三字也又布無移潭州事當作衡一百五人九朝編年備要作百五十人

丙寅寶文閣待制知杭州鄒浩知越州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辛未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案〕續長編注在旁旁誤作兩傍緣何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實爲不根爲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

行黜責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仍依此令進奏院遍牒施行仍檢會鄒浩元奏劄子并元符皇后訴章宣示中外（續長編卷五百十五注及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鄒浩劄子臣聞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邦國無流離之患邊境無征伐之苦黎民繁庶萬國咸寧當是時可以嬉遊後宮非焦心勞力之秋也（案非字續長編注作而銷其三字）而謂宰相寇準曰朕觀自古亂天下敗國家者未嘗不因女子是以褒姒滅周妲己亡商朕之後宮女子巧媚百生朕未嘗顧盼焉然則仁祖之意豈不欲垂裕後昆邪柰何陛下遽忘其業乎臣觀陛下之所爲愈於桀紂而甚於幽王也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乎卓氏何辜哉得不愈於桀紂也（案續長編注哉作焉）

誤也上無者字見廢孟氏而立劉氏快陛下之志可也劉氏何
德哉得不甚於幽王也臣觀祖宗有唐虞堯舜之德而
陛下有桀紂幽王之行不識陛下寢食安乎居處安乎
頃年彗星出於西方災譴為大陛下避正殿以銷天變
減常膳以消天譴宰相章惇謂陛下曰未足損陛下盛
德又聞江西數奏累年飢饉陛下責以宰臣燮理之功
宰相章惇謂陛下曰天災流行無世無之且以堯九年
水湯七年旱為解惇為輔弼忍發此言今聞陛下欲立
劉氏惇之策也臣今諫陛下去廢后之醜行行復后之
大德聽臣之直諫而出惇之姦言使天下之人共仰首
以見日月之光盛世之大不然祖宗百有餘年基業將
顛覆於陛下之手矣昔唐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不

聽叩頭流血以笏置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乞歸田里今臣諫陛下不聽[案]續長編注脫聽字願歸田里力農灌園爲亂世之民願膽臣心肝以獻惇斬惇首以謝天下續長編卷五百十五注及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參校[案]續長編注於皇后謝表末自浩之本章紹聖間郎焚之令所降者僞疏也十七字李氏原校云此據汪藻所編詔旨令浩上疏實元符元年九月藻誤稱紹聖間合故正紀事本末以任藻所記人正文又於令所降者之下增改爲蔡京使其黨爲爲浩疏也十字又按郝浩本章具載續長編元符元年九月二十五日甲子楊龜山集云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誣誣不貲之語如取他人子子之而殺其母之叛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眞若有皋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辨明昔公既殁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彫喪畧盡而正論行焉眞僞是非始有在矣畢沅續資治通鑑考異云此刪蓋章惇蔡京之藁所爲其逖仁宗謂宰相寇準之語尤爲謬安寇準何嘗事仁宗哉令附辨以見作僞之不可掩元符三年五月元符皇后上皇太后表臣妾竊以臣僚數有章疏妄言妾生故越王事非有實流言中外謗莫能

止在妾之分寢處難安重念朽質不能殞滅至使上累
哲宗皇帝況降旨之日親承兩宮玉音一旦幾成虛誕之文若宮掖倚行欺罔之議則何以取信天下竊以其時大臣及掌事之人即今盡存伏望聖慈降下臣僚章疏付與有司明行鞫問倘有實狀豈不知過若係虛妄亦乞嚴行懲戒以絕反覆興謗之端如默而不言慮玷
哲宗皇帝於方冊曷可傳之萬世妾伏覩紹聖之間元祐皇后親被睿旨放逐一尼從來通說事端差官制勘有雷公式圖畫之迹御史錄驗備載案牘還從道宮衆所共知豈緣他人乃今新進之人不究其理謂妾遭遇
哲宗皇帝欲快人情務攄前忿豈存內外輕重之理祇報先朝未申之怨衆口鑠金可不懼哉欲乞特降睿旨

檢取元祐皇后制院一宗公案及推勘官吏付有司再行訊治以示中外如妄稍有干涉用情不敢供手而居后位之列若不瀝誠詳具奏聞安能辨雪伏望皇太后陛下憫憐哲宗至孝至仁照鑒妄之負寃無告出自宸斷特賜矜察續長編卷五百十五注及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案長編注及紀事本末文多互錯今參二書校訂）

壬申通直郎寶文閣待制新知越州鄒浩爲衡州別駕永州安置續長編卷五百十五注及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一又百二十九（案衡州卷百二十九作杭州誤續長編注作衡州亦誤）

元符皇后劉氏上表稱謝言伏覩詔書佈告中外責鄒浩誣妄故鄒王非妾所生等事以正朝廷之風化以叶泰陵之聖德銜寃上訴俟明命於三年須詔亟行示信

恩於四海下以稱在廷之公議上以慰哲廟之神靈仰荷睿明惟知感泣伏念妾本京輦良家之子玷先朝侍御之聯雨露既及於凡材草木焉知其帝力屬鄧王載誕之後適長秋虛位之時被兩宮之玉音及羣臣之僉議旋加冊命進掌後宮[案掌續長編注作長]非天克相以誰爲在妾何緣而自致奸邪橫逆[案續長編注誤逆]指愛子作他人中外動搖視詔詞爲誣語於妾身而敢恨顧先帝以何如亦嘗自反其所言信出不根之私語且以元祐皇后因逐一尼遂倡事端逮從制勘禁書圖畫之備露御史錄案之甚明自取纍刑俄聞廢命案牘固存於朝論[案續長編注誤老]推原豈本於妾身方羣小之肆誣實衆尤之難辨當陛下承祧之始屬欽聖垂簾之閒[案屬續長編注誤作當]泣血

書辭呼天雪憤庶幾中外備見終始豈期元祐之朋邪競指前朝之怨憾喜聞人過肯驗是非增飾煩言更加傷害方且擬議以深斥尙何封章之可行妾所痛者慮傷先帝之明恩妾所重者恐亂後世之信史惟大事之若是曷小己之足論終期羣枉之冰銷果賴至仁之洞察奮英謀而獨斷紹列聖以御圖邪正剖分黑白昭著姦言僞說難逃聖覽之明巧詆深寃灼見沽名之賊曲布丹悃（案元本作曲文平悃續長編注作曲刊丹悃）昭示四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承文武繼善上追兄弟友恭之義下憐母子孤露之情辨百年疑似之非正萬世昭明之典妾殞身何報沒齒知榮生當竭節以答聖恩死亦無憾而見哲廟詔並送史官（續長編卷五百十五注及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參校（原注）此據汪

徽所編詔旨今欽宗實錄乃削去但於鄒浩傳載浩本帝及召耳哲宗舊錄於元符二年閏九月二十六日乙本越王堯因載崇寧元年閏六月十八日手詔并元符皇后謝表新錄辨誣日初元符皇后之立鄒浩上疏極論坐貶新州太上皇帝郎位遂復召用時蔡京浸用事忌鄒浩因求浩舊疏不得乃使其黨作僞疏曰臣聞仁宗皇帝垂拱四十二年至斬惇之首以謝天下出疏盛行而實非浩疏也繼而京執政故有是劄子及皇后劉氏上表按實錄止合載當年之事以事繫日以上三行係事在三年之後見合刪修人徽宗實錄今去全文一不三十七字然舊錄初不載鄒浩僞疏又今所修徽宗實錄既削去崇寧詔書又削劉后謝表但於鄒浩傳載浩本疏及詔書耳今史院詔片改元符皇后訴皇太后表只作上皇帝北舊所傳詔旨已自不同又不載劉氏謝表不知何故也寧考要是此段並非實事鄒浩疏元符皇后上皇太后表及謝徽宗表皆蔡京爲之也丁未錄云上欲再貶浩而三省求浩元疏不獲下浩取纂浩奏以原纂不存陳確問而數曰若後日有謀惡語以進者將何以自明也已而章惇果僞撰浩疏袖以進按惇元符三年九月入日已罷相僞鄒浩疏者乃蔡京也以此注前半所載具見續長編注要是此段並非事實案下乃揚仲良紀事本末所附輒也攷續長編注引新錄辨誣祇以鄒浩此疏及劉后訴表出於蔡京執政之日明此一疏一表皆京等爲之而劉后謝表初非僞撰故

孝氏又以不載謝表爲疑揚氏拜以謝表爲僞恐非事
寶又宋史鄒浩傳徽宗即位浩還削帝首及諫立后事
問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而丁未錄以爲上欲再貶浩
三肯求原疏不復下浩敢藁詔亦互異畢沉續資治通
甦身實工焚稟之詔京已久開之時向太后已崩而朱
太妃尚任京宿未敢爲此也及是年二月朱太妃薨京
特以此時入對故既撰浩僞疏又撰元符皇后僞疏章
以無太后太妃可以證其妄者耳僞疏僞表一時一手
所作大抵在是作四月後京素交結內作以此僞疏表
置帝前陸易所可疑者浩既焚其藁京求浩奏亦不可
得而徽宗實錄鄒浩傳及東都事畧宋史鄒浩傳俱載
浩元奏與僞疏大異不知從何處得來豈宮中所留浩
元奏羣小一時雖檢不及焚毀若有神物爲之護持而
其後出者獄痛攻宋史王同傳同與浩友善皇后劉氏
立浩將論之宿告同同曰事甯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
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大人素志也浩南還人莫敢顧同
敏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尉妄其拜遇者以閱遂
詣詔獄御史詰之對曰實當預議不敢散也因誦浩所
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據此鄒浩元奏雖自焚而王
同固能誦其章矣同誦此者亦見元奏自留人間不可
誣也宋編年通鑑云初劉后爲賢妃生子時中宮處位
后囚是得立然幾三月而薨謚獻懿大子后之立也浩
三疏誅隨削其藁尋得罪以上初即位召浩還朝首及
諫立后事褒歎再三詢諫藁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

雜說曰嗣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不可辨矣及蔡京用事使其黨爲僞疏謂本宮人卓姬生子后殺其母而收之詔暴其事安置永州浩母張氏絕賢浩之爲諫官也恐貽親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議吾復何憂

甲戌知樞密院蔣之奇言近上劄子爲元符二年內送簡子與鄒浩見般出觀音院待罪乞重行黜責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宣押仍封還劄子者竊以鄒浩上章狂妄不根王法所棄臣於是時身爲從官不能詳審乃緣鄉閈之故猥以尺牘通問罪應竄斥哲宗皇帝隆寬善貸止解近職出守使郡到官未幾復移帥府天地之施死且不報伏遇皇帝陛下膺天寶命紹履尊極臣旋被寵擢召還禁直繼蒙簡拔擢貳樞管甫及期年擢冠右府望輕德厚粉骨難酬惟夙夜戮力盡瘁庶以少答萬分

今鄒浩奮章發露降散官閒置臣備位大臣前日之事不敢蔽欺不言以幸苟免伏望聖慈下臣章有司俾詳議臣罪特從貶降詔不許收留仍封還劄子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戊寅起居舍人范致虛言伏覩詔旨鄒浩狂悖詆誣先朝之罪已復正典刑按浩所爲如此臣子之義所宜共棄而臣昨於鄒浩未得罪之時輒往相見因此罣於吏議自太學博士衝替昨蒙登極大霈除落過名依舊復充太學博士因緣召對遂叨近侍雖荷陛下寬恕棄瑕收錄未賜譴責在臣於義自難安處伏望早賜指揮正臣舉辜臣見在家待罪不敢更供職事詔令供職紀事本末卷百二十九

知江寧府鄧祐甫乞以府學所建王安石祠

堂著祀典從之紀事本末卷百三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中書省檢會李清臣嘗有劄子言哲宗天資世推仁厚未嘗有過失及章惇為相開導以殘忍殺伐之事或托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受禍者一千餘家凡士民有晦昧言語加以謗打手足剝割皮膚斬壓拔舌之刑至於道路以目不敢偶語者有誅聖時有傷和氣也詔貶武安節副案十朝綱要係于閏六月壬戌宋史本紀係於閏月壬午元刻本續宋資治通鑑書在五月蓋文有脫譌也今正下同清臣劄子元符三年十月丙申可攷清臣出知大名府遂卒此追貶也前錢遹劾曾布疏有清臣攬職實誅死後之姦同語可攷

又云言者論譬稷張舜民元符末辭謝言官上表肯識糾先朝於是並責授散官睦州商州安置案十朝綱要係于午日九朝編年備要云上擢舜民為右諫議大夫在諫垣七日所上六十餘章其陳陝西之弊有曰以肅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賊土時以爲名言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十九